

拉曼大學

中華研究院

中文系

陶淵明形象研究 ——以人物與編年為中心

科目編號：ULSZ 3068

學生姓名：蕭永龍

學位名稱：文學士（榮譽）學位

指導老師：方美富師

呈交日期：2011 年 11 月 25 日

本論文為獲取文學士榮譽學位（中文）的部分條件

目次

題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
致謝辭	v
第一章：緒論	1
第一節：前人研究	4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6
第二章：陶淵明形象再探討	9
第一節：陶集人物論述	9
第二節：陶淵明詩文分期辨識	13
第三節：爰感懦夫——陶淵明的貧士形象	17
第三章：仕與隱的選擇——陶淵明的隱士形象	23
第一節：絕州郡覲謁——論陶淵明晚年宦宦心態	23
第二節：陶淵明“不復肯仕”之因辯證	33

第四章：論陶淵明長壽觀念之演變	44
第一節：先師遺訓，余豈云墜——論陶淵明早期壽命觀	45
第二節：〈形影神〉的提出與求仙之幻滅——論陶淵明中期 對壽命觀的選擇	49
第三節：在世無所需，惟酒與長年——論陶淵明晚年 的服食養生與對仙人祈求的矛盾	53
結語	61
參考書目	63
附錄	69

表

表一：陶淵明早年隱宦心態	13
表二：《陶淵明集》人物分類	69
表三：《陶淵明集》中提及生死問題之記載	92

陶淵明形象研究
——以人物與編年為中心

宣誓

謹此宣誓：此論文由本人獨立完成，凡論文中引用資料或參考他人著作，無論是書面文字、電子資訊或口述資料，皆已於註釋中具體注明出處，并詳列相關的參考書目。

簽名：

學號： 0901431

日期：

摘要

陶淵明（365-427）是東晉末期著名詩人。淵明之所以受到後世的讚頌，在某種程度上與其有生之年的特殊遭遇有關。東晉末年，政局異常混亂，先有桓玄之代立，後又有劉裕之篡晉建宋。陶淵明面對“真風告逝，大偽斯興”的局面，採取了迴避爾詐我虞世俗社會的舉動；他固守窮節，不務名利，與世無爭地過著自然淳樸的躬耕生活。這種超俗脫世的詩人形象，至少是絕大多數人心目中所瞭解的陶淵明。

事實果真如此乎？我想未必盡然。舉例而言，當我們以〈形影神〉三首，極力讚揚陶淵明的自然、超脫生死，我們往往忘了當其言“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時，其實也在言其“養生方法”，只是不取服食藥物的方法而已。而且此詩常被認為是淵明思想的最高點，經由詩文編年，我們發現此處所表達只是他中年時期的想法而已。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讚頌淵明的不務榮利，歸田躬耕時，有意無意地忽略了《晉書·隱逸傳》言其“不務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¹的記載。

可以發現陶淵明的形象存在著被忽視的一面，乃至有與史傳記載不同的矛盾，這樣的情況往往使研究者在詮釋其詩文或思想時有著謬誤處。陶淵明愛吟詠人物，其詩文中常出現談古人，論古事，尚友古人之言。而且詩文中所涉及的人物十分龐雜，上至三皇五帝、下至歷朝先賢。抱著“詠人為自畫像”的理念，本文選擇以陶集中出現的人物為研究重點，將所涉及人物進行編年分類。

¹ [唐] 房玄齡等著：〈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2462。

其中將分為隱士、貧士、貞士、家族等等類型，乃至其與帶有官職者之交遊情況，亦列入表中。特別要點出的是文中將對所出現的人物進行梳理，并與史傳所記載相互對照，以分析陶淵明的真實形象。

致謝辭

好像是一種特別的緣分，在我的大學生涯中，方先生一直是我的學術引路人。初次與先生相遇是在工具書課上，其時我為一名旁聽生，因而他常常開我玩笑，說我不拿他的課將成為我一生的遺憾。兜兜轉轉兩年過去了，最終我還是成為了先生之弟子。

自大專法令的執行，大學已經失去其自主、獨立的精神，所培養出來的大學生多對時事不瞭解或不想瞭解。初入大學時，我亦是此類人，不看新聞對周遭發生之事不聞不問，似乎國家大事與我無關。然而先生影響了我，使我開始接觸這方面的資訊，如果沒有先生之啓蒙，現在的我必然仍活在“醉生夢死”的生活中。

先生在為人處事上也多次提點我，然而因為我的個性與陶淵明一樣，有著“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一面。因此在大學的三年里，伴隨著我的是顛簸的前路。每當我犯錯時，先生都會來電與我詳談、分析我在為人處事上的錯誤，他通常會引導我自己去發現錯誤，進而使我心服。

當然以上只是略談先生在生活上對我的影響，而在學術方面不管是版本的選擇（讀一本好書和讀一本爛書所花的時間一樣，可是所得到的效果卻不同），讀書的方法（書要一本一本讀），亦或是資料的搜集（去了馬大、新紀元尋找資料了嗎？），都讓我受益不少。可說沒有先生的指導，則不會有今日的我，故在此向先生致謝，感謝您這三年對我的關懷與指導。我這不才學生就快畢業了，千萬要保佑我出山後不會丟您方門的面子。

另外在撰寫論文期間，欣怡同學曾多次與我談論內容問題，感謝她百忙中抽空聽我嘮叨。另外也感謝在本論文撰寫期間，給予幫助的各位，謝謝。

第一章：緒論

陶淵明在文學史上有著“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美譽，雖然古今學人對陶淵明的評價甚高²，但在淵明之時，時人對其人格之評價實勝於其詩文。從顏延之所撰〈陶徵士誄〉中，我們能發現他對陶淵明的評價著重於人格，觀其言淵明“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靖節徵士’”³則可知之。相反地在詩文的評價上只以“文取指達”輕輕帶過，可見其時淵明之友所重乃其人品非其詩文也。

南朝梁昭明太子蕭統於〈陶淵明集序〉中言其“文章不群，詞采精拔；跌宕昭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然則值得注意的是他也說：“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此處的“尚想其德”則可知蕭統對淵明評價之高有絕大部份是取決於其人格，觀其批評〈閒情賦〉一文為“白璧微瑕者”⁴，則可知其取向。又其於序中言：

² 歐陽文忠公嘗謂“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宋]蘇軾著，[明]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跋退之送李願序〉，《蘇軾文集》第五冊，卷六十六，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2057。

³ [南朝宋]顏延之著：〈陶徵士誄〉，《顏光祿集》，收入[明]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三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419。

⁴ [南朝梁]蕭統著：〈陶淵明集序〉卷五，《昭明太子集》，收入[清]永瑤，[清]紀昀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〇六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677。

常謂有能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貧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爵祿可辭！不勞復傍遊太華，遠求柱史，此亦有助於風教爾。⁵

從“有助於風教爾”句可知蕭統“仰慕淵明的品格，所以才酷愛他的詩文。與其說他推崇陶淵明是出於對美的追求，不如說是出於對道德和政治理想的追求”⁶。

至唐朝時期，淵明“酒”的形象被凸顯出來，“在他們筆下，淵明宛如一個整日泡在酒缸里的醉翁”而這當然與唐朝“詩壇醉飲成風的歷史文化背景”⁷有關。當時就有一些詩人如孟浩然、王維、李白、韋應物等受陶淵明影響，其中白居易對陶集產生共鳴，以至創作了模擬陶淵明詩體的〈效陶潛體詩〉十六首。當時陶淵明也只是“六朝眾多的著名詩人之一；他作為‘唯一’偉大的六朝詩人的地位，是蘇軾及其追隨者在陶淵明逝世五個世紀之後建立起來的”⁸。而宋人眼中的淵明“平淡”詩風亦於其時所成而為後世所遵循。

田曉菲於其書《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就提出手抄本將隨著時間的推衍而不斷被人進行改造，在“抄本時代，一個抄寫者作為一個特別的讀者，可以積極主動、充滿自信地參與文本的再創造——哪怕這作品屬於

⁵ 〈陶淵明集序〉卷五，《昭明太子集》頁677-678。

⁶ [日]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23。

⁷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頁30。此處所言只是唐朝淵明形象的其中一項特點，關於唐代陶淵明的接受史，詳見頁24-38。

⁸ [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4。又蘇轍所著的〈追和陶淵明詩引〉亦提及：“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可見其時之人對淵明之推崇。〈與子由六首〉其五，《蘇軾文集》第六冊，蘇軾佚文彙編卷四，頁2515。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之一”⁹。陶集〈讀山海經〉其十：“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其中“形夭無千歲”一語亦為宋人所篡改，趙宋的曾紘曰：

“形夭無千歲，猛志固常在。”且疑上下文義不甚相貫。遂取《山海經》參校，經中有云：“刑天，獸名也。口中好銜干戚而舞。”乃知此句，是“刑天舞干戚”，故與下句“猛志固常在”，意旨相應。五字皆訛，蓋字畫相近，無足怪者。間以語友人岑穰彥休、晁詠之之道，二公撫掌驚歎，亟取所藏本是正之。¹⁰

從“取所藏本是正之”的舉動觀之，則可知在曾紘之前“刑天舞干戚”都作為“形夭無千歲”，由是可見宋人對陶集的編撰乃是從自己的審美角度出發，他們“極口稱陶淵明‘平淡’¹¹；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份‘平淡’正是宋人自己通過控制陶集文本異文而創造出來的。¹²”“換句話說，陶淵明不僅脫離了他的歷史背景，而且被限制於一個固定的形象”¹³。

⁹ 詳見[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8。

¹⁰ [晉]陶潛著，楊勇校箋：〈讀山海經〉，《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43。以下陶淵明詩文皆出自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於下不再作注。

¹¹ 趙宋之人認為淵明的詩歌乃是“不為詩，寫起胸中之妙爾”。吳文治主編：〈後山詩話〉，《宋詩話全編》第二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1017。

¹² 蘇軾曾提及：“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採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然忘情，趣閒而心遠”。吳文治主編：〈晁補之詩話〉，《宋詩話全編》第二冊，頁1042-1043。關於“見”與“望”的爭執，蓋以“望”為是，在《文選》以及《藝文類聚》里，都作“望”字。詳見[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32。由於趙宋之人對淵明的推崇，以至認為原字“望”不切其“自然”之形象，故改之為“見”，而此錯誤也一直延續到現今的注本。龔斌、逯欽立、王叔岷、袁行霈、楊勇所校箋的《陶淵明集》都用“見”字，唯楊勇於注中言“竊疑陶公此詩，初作‘望南山’。因‘望’字執著，與上下意相隔，乃改為‘見’”。

¹³ 詳見[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12。

縱觀以上所論，則可見淵明乃隨著不同的朝代而著不同的形象。與其說各朝代表了陶淵明方方面面的“原貌”嬗變，到不如說他們所反映的乃是他們所處之社會背景與嗜好底下的“再詮釋”。由是觀之，則我們有必要從古人框架中脫離出來，對陶集中所表達的內容與形象重新思考。大致上我們可以說詠人就是自畫像，而在《陶淵明集》里人物出現甚多，故本文將以陶淵明詩文與其談及之人物為中心，並劃分隱士、貞士、貧士、仙人等類型進行研究，使陶淵明的形象與思想得以還原其初。

第一節：前人研究

歷代以來，關於陶淵明研究的著作可說是汗牛充棟，而在近代關於陶淵明評傳、年譜、集子、箋證、箋注、詩文、藝術各方面的著作更是多不勝數¹⁴。因而要一一列舉於本文是不可能的事，茲列出數本對本文研究有著深入影響之書籍。

日本學者岡村繁在其著作《陶淵明新論》中，為陶學研究者提供了陶淵明的另一面向。其書反傳統意味濃厚，顛覆了陶淵明歷來傳統形象，重新整理出一個性格矛盾乃至虛偽、世俗性極強的陶淵明。岡村繁於書中提出了相當多的

¹⁴ 關於近代以來陶淵明的研究概況，已有多位學者進行論述，故本文不再言之。其中吳雲所著的《百年陶學史》（上下）對陶學研究概況進行了深入的解析，凡陶淵明詩文、藝術、年譜、集子、陶學研究之研究、為人與思想各方面都論之甚詳。詳見吳雲：《百年陶學史》上下，《骨鯁處世：吳雲講陶淵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頁113-194。關於這方面的論述，尚可參考夏正亮：《近十年（1999-2009）陶淵明接受研究綜述》，《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三期。吳國富：《九十年代陶淵明研究的新擴展》，《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增刊。鍾優民：《世紀回眸，陶壇百年》，《社會科學戰線》文藝學研究，2001年第二期。

疑點與論證，雖然文中所論因時代關係，不免有其謬誤處。然其書表現的另一陶淵明形象，為本文提供了一個鮮明例子，如無其書先行於世，我必然不敢撰寫此文，對陶淵明傳統形象提出質疑。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一書，從手抄本流動性質的角度探討陶集中的異文情況，打破了我們對原文一尊的傳統觀念。書中頗發新論，於某些詩文的論述，將異文置入魏晉時期的話語中，以時代背景為前提，對異文進行抉擇。而在異文進行更替的情況下，往往使詩文表達另一層意義。此書尤具啟發性，為本文重要的參考資料。

尚有李辰冬《陶淵明評論》強調了作品系年對研究陶淵明的重要性，其書在作品系年上，加入了史事相互論證，探討詩文寫成的年代與緣由，為本文所借鑒的研究方法。袁行霈《陶淵明研究》中的〈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一文，對淵明的出仕情況，論之甚詳。其中更提出淵明為桓玄舊部故不被劉裕重用之說，為本文在探討其不肯復仕之因，起了一定的參考作用。還有資料詳盡的《陶淵明資料彙編》，網羅了古今學者對陶集乃至人物的評價，對本文撰寫上有著一定的幫助。

在集子方面，清代學者陶澍的《陶靖節集》收錄了各家注釋，加以校勘，并附上諸家評陶彙集與年譜考異，為民國以前，考證最精闢的一本著作。民國以來有古直、丁仲祐等注本，其中古直注本言陶淵明五十二歲說，雖有謬誤處，但其文提出不少新論，為現代學者所取用。

近代以來《陶淵明集》注本甚多，其中重要的就有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逯欽立：《陶淵明集》、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楊勇：《陶淵明

集校箋》、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與孟二冬：《陶淵明集譯注及研究》。其中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資料豐富，可說是資料彙編式的集子，為本文提供了不少詳細的資料。而楊勇注本則彙集了古代至近代以來的研究，在解說上會列舉近代學者的考論，當解說有雷同處時，則擇其所先出，對本文的撰寫中起著很大的幫助

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研究方法

我們越來越意識到，“陶淵明”本身經過歷朝歷代不同的詮釋後，他本身已經成為一個充滿著矛盾、多層次、多側面的個體。不同時代、背景、層次的讀者，都按照個人的思想感情、時代因素、人生體驗、審美要求，從不同的角度嘗試去接近“陶淵明”的本體。他們有著自己的發現、創新、再創造，因而構成了一個不斷接近“陶淵明”本體，又不斷豐富“陶淵明”本體的過程。也正因各時代的人廣泛地參與了這個過程，故陶淵明的形象逐漸定型，乃至成為一個不容“詆毀”的脫俗形象，同時陶淵明的真實面貌卻在歷史的洪流中逐漸消失。

尚未處理此課題前，我和大家一樣，對陶淵明這樣的隱逸詩人有著深深的敬仰。他那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形象，忠於晉室的精神，都讓我為他所折服，可說此為我當初選擇對陶淵明進行研究的主要因素之一。通讀《陶淵明集》後，我發現他雖然有歸隱的面向，卻亦隱蔽著不為人所注意的另一面。因而自那時

起內心就一直存著疑惑，並開始搜集相關的資料，以便能建構一個令我信服的陶淵明形象，一個身為“人”而不是高節超俗，與世隔絕的陶淵明，從這樣的角度，我開始初步形成此篇論文的構思。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¹⁵表明了知人論世的重要性。因而我們談論其詩文藝術乃至思想前，有必要對陶淵明其人進行全面瞭解。我們在解讀其形象時，往往只取所認可的資料，卻忽略了史書亦言陶淵明“不務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另一方面在其“絕州郡謁”¹⁶時，也正是他與官員來往最密之時。這些矛盾的情況與我們所熟知的陶淵明相互抵觸。因而我認為有必要對陶淵明的形象進行重新思考，以便能更清楚地把握與瞭解他的真實面貌。

陶淵明是一個獨立的個體，他有著自己獨特的思想與思維方式，獨特的心理素質與內在矛盾。怎樣的途徑才能把握陶淵明的原貌呢？我曾進行長久思考卻始終不得其門，最後啟發思想的乃是李辰冬所言“作品系年是作家研究的基石”¹⁷。因而我開始注意與陶淵明系年相關的文章，最終選擇以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為底本。當然楊勇所言亦有其謬誤處，因而參考各家說法，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為必然選擇。在此我參照了龔斌〈陶淵明年譜簡編〉和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在某些詩文系年上，我選擇了後二者的說法。

經完成詩文系年後，我瞭解到這樣的作法是不足的，唯有在“詠人既是自畫像”的前提下，對《陶淵明集》中出現的人物進行分類、系年才能讓我們更接近陶淵明的原貌。而我也在當中發現陶淵明形象的問題，因而撰寫此文，望

¹⁵ [宋]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324。

¹⁶ 〈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2462。

¹⁷ 李辰冬：〈陶淵明作品系年〉，《陶淵明評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頁1。

有助於研陶者，對陶淵明形象有進一步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學者田曉菲提出了手抄本文化的問題，為陶淵明研究提供了一個新觀點。故本文在詮釋所涉及的人物時，將依據詩文脈絡對異文進行選擇，儘量做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客觀詮釋的情況。

第二章：陶淵明形象再探討

詩是心靈之鏡，詠人是自畫像，故反映陶淵明真實形象的方法莫過於以其所吟詠之人物為研究對象，然則只是研究其所吟詠的人物是不足的，我們還需對每個人物進行系年。台灣早期陶學研究者李辰冬，就提及：“作品系年是作家研究的基石。知道了作品是什麼年齡，什麼年代，什麼環境所寫，對作品才能有真切的瞭解”¹⁸。故本文將從人物與詩文系年兩方面入手，以求能把淵明思想、形象等不同輪廓給描繪出來。

第一節：陶集人物論述

今人論陶淵明者多言其晚年之固窮節、安於平淡，然竊謂未必然也。觀其晚年詩文亦有積極入世之意者，今先對附錄表二中“古帝皇、諸侯、臣子以及聖賢及其門生”一類進行論述，再通過此類論貧士、貞士、隱士三表。

“古帝皇、諸侯、臣子以及聖賢及其門生”一類中，所表現的乃是積極入世的想法。如果我們以為此處吟詠上古帝皇等人為寄託淵明的理想社會，則未必確然¹⁹。依據表中所錄，我們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就是詩文中談及此類

¹⁸ 李辰冬：〈陶淵明作品系年〉，《陶淵明評論》，頁1。

¹⁹ 雖然淵明於403年〈勸農〉一詩曾吟詠多位農耕者，似乎對他們存有褒意。然詩中已表明其勸農之因，為“智巧既萌，資待靡固”，可見實抱有貶義，為不能達到“傲然自足，抱樸含真”社會情況下的第二選擇。此處雖然寄託了淵明理想社會之概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詩歌尾聲，他表明了對儒家的推崇，如能達到他們的境界則不必務農。其言“孔耽道德，樊須是

型人物，大致可分為兩種不同的時段。其一為 403 年至 404 年間，其二則為 417 年至 422 年間，而此兩個時段，一者為淵明出仕之時；另一者則為其有意出仕之際。相反地在他歸隱後至有意出仕之際（405-417），吟詠此類型的人物只出現過兩次，其為〈形影神〉并序的“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與〈戊申歲六月中遇火〉的“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可見淵明吟詠此類型人物時，并非寄託其理想社會之概念；實寄託其積極入世之一面。

再觀在 417 年至 422 年間所吟詠的積極入世人物中，其中以 417 年和 420 年為其吟詠此類型人物最盛之時。417 年佔了此時期總人物的 20 巴仙，而 420 年則佔了總人物的 40 巴仙。其它 418 年與 423 年各佔 4 巴仙、421 年佔 12 巴仙，和 422 年佔 20 巴仙²⁰。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 422 年的〈感士不遇賦〉後，關於此類人物的吟詠，只在隔年出現一次，之後則不復再見，可知淵明再次回歸平靜，不再抱出仕之心。

根據上文大致可總結以下幾點，第一陶淵明吟詠積極入世型人物時，為其與仕途有聯繫之時，其中以 403 年至 404 年與 417 年和 420 年為其吟詠最盛之時。其二在其決定“謝良價於朝市”作〈感士不遇賦〉後，此類型的人物吟詠降至最低點，與之前的高峰相反，可推斷其吟詠與仕途相關。

如果我們把這套理論，套入隱士、貧士類型中，我們能發現同樣的情況出現。觀隱士在早年出現的五首詩六個人物中，其中 403 年就佔了四首與五個人

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敢不歛衽，敬讚德美。”可見淵明在表明其理想社會時，亦不忘儒家之積極入世。

²⁰ 422 年間出現的人物以〈感士不遇賦〉為主，賦中就出現了三個人物。〈感士不遇賦〉強調的乃是淵明歸隱前（此處的歸隱，指的是仕宦心態之消退）的感歎，是“有志不獲聘”的表現，當然從反面而言，此賦所顯現的感慨正是其積極入世的一面，但是此處所言為結束并非開始，故不計入。

物。再觀 417 年間至 422 年間所出現的人物共有二十九位²¹，而 417 年出現的人物就佔了 34.48 巴仙，而 420 年間則出現了 37.93 巴仙，也就是說此兩年總佔了此段時期隱士的七十多巴仙，比前文吟詠積極入世型的六十巴仙總和更高。如果我們相比積極入世與隱士兩種人物大量出現在此二年的情況，則乍看之下似乎是兩種不同觀念的對立，表現的是仕與隱的掙扎。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在吟詠隱士七十多巴仙中，其中的十二個人物是有著入世之意的²²，而這就佔了近 41.38 巴仙，可見在吟詠隱士方面，還是以出仕為主。

而且正與上文積極入世型人物相同，在 422 年後對隱士的吟詠降至最低點，只再出現兩次而已，如果說淵明只是單純吟詠隱士以自慰，則不可能在〈感士不遇賦〉後，不再進行吟詠，姑且不論其是否有沽名釣譽之意，然可以肯定的是其對隱士進行吟詠必然與仕途有關。再者，在淵明歸隱後的 405 年至 417 年間所吟詠的隱士人物只出現在四首詩中，這十二年間的吟詠只大略與 403 至 404 年所吟詠的數量相同，但是卻遠遠比不上 417 年與 420 年間的大量吟詠。從淵明歸隱之時與晚年確定不仕後少量吟詠隱士的情況，可推斷其吟詠隱士時與仕宦之心有關。

同樣的道理，我們觀淵明吟詠貧士的詩作，在早年只有兩首，而且時間也正好是 403 與 404 年間²³，相反地在其歸隱後至 417 年間并未見吟詠貧士之作。

²¹ 其中二疏、長沮桀溺、商山四皓都以一人計算。

²² 其中長沮桀溺與商山四皓所表現的出仕之意，詳見第三章。其它八個人物出現在〈扇上畫贊〉，雖然其中所吟詠的是隱士人物，但是我們不能忘記詩的開端言其讚頌此類型人物的原因是“三五道邈，淳風日盡；九流參差，互相推隕。形逐物遷，心無常準。是以達人，有時而隱”。正因“淳風日盡”，所以達人才“有時而隱”，表明的是不遇的概念，正與〈感士不遇賦〉相符，所以反面而言，則是淵明不逢其時，不得遂其志，始吟詠此類型隱士。

²³ 此處所言早年吟詠貧士之作，并未直接提及其名，只是以“屢空”推測為顏回，如并非確指顏回則表示淵明至 417 年始對貧士進行吟詠，這種情況更顯淵明早年非因“貧”而出仕。正如學者岡村繁所言“令人奇怪的是（指出仕），可以最恰當當藉口的貧窮卻未被提及。以貧窮為出仕理由的作品全都只見於他年老後所寫的作品中”，可見淵明所寫與所行並不相符，其晚年

417 年間吟詠貧士之作始大量出現，此年佔了總數的 26.67 巴仙，而 420 年間則有 53.33 巴仙，也就是說在此兩年間，吟詠了此時近 80 巴仙的貧士。而此段時期正與其吟詠積極入世者和與仕途有著密切關係的隱士最為興盛之時，由是淵明是否單純讚頌貧士的情況還是值得我們深思的。而且關於貧士的吟詠在作〈感士不遇賦〉後，則只再出現一次而已，這樣的情況不得不讓人覺得其吟詠貧士與仕宦有聯繫。

貞士的吟詠與上文提及的模式有所抵觸²⁴，其中 417 年間出現的貞士只佔了 6.25 巴仙，而 420 年也只佔了 31.25 巴仙。在此類型中佔有最大巴仙率的是 422 年間，其佔了 43.75 巴仙，值得注意的是，在此 43.75 巴仙中，其中的 37.5 巴仙是出自〈感士不遇賦〉。而我們也知道此賦涉及淵明之官宦心態，強調的乃是其不遇（不逢上古軒唐盛世），故始“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也就是說從反面而言〈感士不遇賦〉所表現的正是淵明積極入世心態的一面，顯示了就算在特例的情況下，淵明吟詠的貞士亦與仕宦相關。而且正如其它類型人物的吟詠，在〈感士不遇賦〉後，關於貞士的讚頌只出現在來年的〈詠三良〉而已。值得順帶一提的是，關於貞士的吟詠並不見於早年的著述，可知趙宋言淵明歸隱躬耕之因是“忠於晉室”實為謬論。

回憶其出仕為貧窮之說，并非一定可作準，在其所言與所行間存在一種矛盾的張力。或許此矛盾為其“擔心被隱者們鄙夷斥責，而預先提出一套說辭以保護并開脫自己。”詳見[日]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 60。值得注意的是《宋書》言“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跡”，可見其時之人對淵明早年仕宦有所怨言，或淵明特言其早年因貧出仕為為自己進行辯護。（宋書的編寫，距離淵明逝世近六十年而已，其所記錄較為準確地表現了其時之人對淵明之看法）[南朝梁]沈約著：〈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頁 2288。

²⁴ 此處的伯夷叔齊、魯二儒、三良都以一人計。

從上文所論，可見淵明不管在吟詠上古聖王亦或是隱士、貧士、貞士間，其所言所寫無一不與仕宦之心扯上關係。可見淵明晚年并非我們想像中平淡、自然，相反更多的是功利與仕宦之心態。

第二節：陶淵明詩文分期辨識

過去研究陶淵明詩者，不管是陶詩三期說亦或二期說，都以淵明辭彭澤令，歸田園躬耕為界限，梁啟超、劉大傑、馮沅君、袁行霈²⁵等人多主張此說。然則，以淵明歸彭澤令為其分界嶺，似有所不確。觀淵明未歸隱前詩，多言及田園與仕宦間的掙扎：

篇名	詩歌	年份	年齡
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其二	自古嘆行役，我今始知之！……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	400	36

²⁵ 梁啟超於文中并未明言此為其分界線，然其言“乙巳年之棄官歸田，確是淵明全生涯中之一個大轉捩”可見亦取歸彭澤為其分界嶺。梁啟超：《陶淵明》，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頁20。陶淵明的作品，我們可分作兩期來看。他三十四歲那年辭去彭澤令而退居山林，可作這兩期的界限。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頁278-279（根據1962年版重印）。馮沅君言陶淵明的生平可分為四期，詩歌則“可分為三期，以405年退隱及420年晉亡為分界”。詳見馮沅君：《中國文學史》，臺北：莊嚴出版社，1982年，頁62-63。辭彭澤令，是陶淵明一生前後兩期的分界線。詳見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60。

辛丑歲七月赴假 還江陵夜行塗口	詩書敦宿好， <u>園林</u> 無世情，如何舍此去， 遙遙至西荊！…… <u>商歌</u> 非吾事，依依在 <u>耜</u> <u>耜</u> 。	401	37
和郭主簿·其一	<u>息交遊</u> 間業，臥起弄書琴。……弱子戲我 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 <u>華</u> <u>簪</u> 。	402	38
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其一	是以 <u>植杖翁</u> ，悠然不復返，即理愧通識， 所保詎乃淺。	403	39
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 轉欲 <u>志長勤</u> 。……長吟掩柴門，聊為 <u>隴畝</u> <u>民</u>		
勸農	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u>民生在勤</u> ，勤則 不匱……	403	39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	403	39
癸卯歲十二月中 作與從弟敬遠	平津苟不由， <u>栖遲詎為拙</u> ！	403	39
榮木	總角聞道，白首 <u>無成</u> 。……先師遺訓，余 豈云墜！	404	40

時運	延目中流， <u>悠悠清沂</u>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404	40
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作	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聊且憑化遷， 終反 <u>班生盧</u>	404	40
乙巳歲三月為建 威參軍使都經錢 溪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u>園田日夢想</u> ， 安得久離析……	405	41
雜詩其九、十、 十一	遥遥从羈役， <u>一心處兩端</u> 。（此三首皆嘆 行役） ²⁶	405	41

（表一：陶淵明早年隱宦心態）

上表中唯有〈榮木〉、〈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兩首有出仕建立功名之意，其它都傾向於感歎行役，欲歸田躬耕之作。從而可知淵明其時雖有田園與仕宦之間的對立，然佔主導的乃是歸田園之思想。故與其說辭彭澤為其分界嶺，倒不如說是淵明延續其主導想法，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因而可說〈歸田園居〉等詩作是這一種思想的延續。淵明辭彭澤後乃至移居間的詩作都未見大量讚頌貧士、隱士、貞士等人物，在 405 年歸彭澤後的詩作所提及的人物只

²⁶ 此表詩歌引自楊勇《陶淵明集校箋》。其中年份的分類以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為底本，并參照龔斌〈陶淵明年譜簡編〉與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而成。楊勇所不當處，將采此二家可取處改之。而各詩編年與〈陶淵明年譜彙訂〉有出入者，將於後文附錄中言明之。另為節省篇幅，故與此主題關聯不大者，不一一入表中，其中有〈遊斜川〉、〈和郭主簿·其二〉、〈停雲〉、〈連雨獨飲〉。

有“東戶季子”和“長沮、桀溺”二者各一次²⁷。從心境上而言，淵明歸隱後，正和其後期所提及的“張摯”、“顏回”、“商山四皓”、“榮啓期”等人相同，如果要讚頌此等人物，在淵明歸隱後不正是一個好時機嗎？既讚頌其人又可自詠己懷。

而在淵明移居後至 417 年間所言及的人物也只有“三皇”、“疏廣”、“荷蓀丈人”、“彭祖”與“許由”²⁸五人各一次，此處以移居為分界線，乃因淵明移居前後所相處者有所不同，前者乃是農人，觀其詩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句則可知之。而後者乃是能“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者。從以上兩種類型的“鄰曲”觀之，則淵明乃是從一個鄉村農居的環境轉向了一個文化人集聚之處。岡村繁從此處出發，並認為淵明乃是移居至一個“知識人和官僚”集聚的地方，而在當時社會貴族的知識階層中，“談論學問與品賞詩文乃是相當流行的風尚”。岡村繁認為淵明或因“與鄉村木訥質樸的人交往時間久後，生某種寂寞之感。因而才產生與知識人再度交往的願望。”亦或乃因“以隱士招牌沽名釣譽”²⁹。依我的淺見前者所言有其可能性，而後者所言則言之過甚。

且不論岡村繁所言是否屬實，至少我們知道陶淵明移居後所處乃是相對於農村而言，較傾向於文化集聚處的地方。如果說前者因無相知人，讚頌了亦無人可共賞，那照理而言，淵明在這個能“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新居，應當有大量的詩歌與詠人詩的產生，可是在移居這段時期中淵明所言及的人物也只有那區區的五個人物而已，相反地在 417 年以後，淵明所言及的人物中，

²⁷ 此處言所提及的人物，只包括附錄中的隱士、貧士、貞士、知己、上古聖人而已。

²⁸ 許由為淵明於詩中勸導其友，“從我潁水濱”，未見人物名字出現，此處亦錄入以備一說。

²⁹ 詳見[日]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 90-95。

不管是隱士、貧士等類型的人物都大量出現。單單在 417 年出現的人物就有長沮桀溺、二疏、召平、楊倫、劉驥之³⁰、楊雄、劉孟公、商山四皓、顏回³¹、張摯、楊朱、榮啓期、伯夷叔齊。其中劉孟公、商山四皓、顏回、張摯、楊朱、榮啓期、伯夷叔齊都是首次出現，在之前的詩歌中未曾言及，而且在論及知己³²題材的詩歌也在 417 年首次出現。從上文所論，則可知淵明詩文的一大轉捩點實為 417 年間。

第三節：爰感懦夫——陶淵明的貧士形象

劉裕北伐中原并攻克洛陽、長安等地之時，也就是淵明詩文中出現大量人物的 417 年間。而幾年後，劉裕則篡位代晉而立宋。從淵明在 417 年後，詩文中出現大量隱士、貧士等人物的情況觀之，則劉裕之代立，不管是正面抑或是負面，都對他影響甚大。縱觀其言及貧士者實始於 417 年間³³，此時他對所吟詠之貧士多賦予貶義。唯有直至 420 年所著的〈詠貧士〉組詩中，始給予肯定。因而可見淵明之貧士觀，有著兩種不同的取向，由是則有必要分析兩者不同之因，以便能瞭解陶淵明其人。

³⁰ 劉驥之出現在〈桃花源記并詩〉中，此詩編年尚不能完全確定，此處依楊勇年譜而置入，就算不包括此人物，在 417 年出現的人物還是十分多的。

³¹ 顏回於淵明早期詩作中，似有被淵明引用之事跡，此處為首次提及其姓名。

³² 此處所言乃是直接提及有關“相知者”人物名字的詩歌。

³³ 此處所謂的初次提及是指實際提到姓名的詩句，在這之前有作於 403 年〈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一所言“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和〈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所言“被褐欣自得，屢空恆晏如”。

淵明於 417 年所著與貧士相關之詩，有〈飲酒〉其二、其十一和其十八。而此段時間正是其與帶有官職者來往甚密的 417-418 年間³⁴，由是可猜測淵明此時對貧士給予貶義很可能與其有意出仕相關。觀其時之詩有直接對顏回和榮啓期給予貶義者，如〈飲酒〉其十一曰：“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於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從詩句“枯槁”兩字觀之，則可見淵明對他們之貶義。

再者〈飲酒〉其二言“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此詩乍看之下，似乎淵明雖對伯夷叔齊、榮啓期的遭遇感到氣憤，但仍有效法他們固窮之意。但是所謂“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所指實為“名”的問題，而在〈飲酒〉其十一中，已明言其對“身後名”之不取。雖然〈飲酒〉詩未必是照順序編排，然觀其上下文意則〈飲酒〉其十一實為續〈飲酒〉其二而作，可見淵明 417 年間對貧士與貞士，未必存有褒意。再者淵明認為“空立言”的目的是為“百世傳”，可見此舉是帶有功利意味，故此詩是否為讚頌貧士而作，是值得我們懷疑的³⁵。

實際上提及貧士與仕途關係之詩體現在〈飲酒〉其十八所言之“楊雄”。此詩讚賞楊雄“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根據古直之解說，其言：

³⁴ 詳見第三章的敘述。

³⁵ 值得注意的是，貞士的吟詠在 420 年前只出現過一次，也就是此處的伯夷叔齊。而且觀此詩所述，未必是對貧士和貞士給予肯定，相反地如果他們不能“百世傳”，淵明或將給予他們否定。

姚信《士緯》曰：“楊子雲有深才潛知，屈伸浮沉，從容顯默，近於柳下惠朝隱之風。”子雲以柳下惠自比，故靖節亦即以柳下惠比之……班固贊雄“恰於勢利，“好古樂道”，“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此豈肯言伐國者哉！不言伐國，從容朝隱，以希柳下之風，顯默之際，窅乎遠乎。靖節所以贊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嘗失顯默。”³⁶

楊雄在六朝時期有著“聖人”³⁷的崇高地位，因而淵明不可能不知楊雄朝隱之事。此處對其進行讚頌，或有效法其朝隱之意。而且正如前文所言，淵明在貶低貧士、貞士時，為其與當地官員來往甚密之時。而此段時間，其讚頌者又只有朝隱之楊雄一人，故甚疑此時其對貧士、貞士進行貶義乃因其有出仕之意，故始對固窮之顏回和榮啓期給予批評³⁸。

值得注意的是在 417 年淵明對貧士、貞士進行批評後，在 418 年和 419 年間，貧士、隱士乃至貞士的論述都不見蹤影，直至 420 年間始再次湧現。這樣的現象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或許此舉與當時的社會背景有關，觀其時之政治甚混亂。根據資治通鑒之記載義熙十四年“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十月“（義真）使左右劉乞等殺修。修既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真悉召外軍入長安，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十一月……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

³⁶ 詳見古直箋：《陶靖節詩箋》卷三，臺北：廣文書局，1974 年，頁 13。

³⁷ 關於此事的考證，古直已言之甚明。詳見古直箋：《陶靖節詩箋》卷三，頁 13。

³⁸ 此段時期，淵明雖然有吟詠身為隱士的“長沮桀溺”、“商山四皓”、“楊朱”、“二疏”、“張摯”、“召平”、“楊倫”，但是其中的“長沮桀溺”（問津者）和“商山四皓”都有出仕之意（詳見第三章），而二疏者嚴格而言不算隱士，反而更似衣錦還鄉者。淵明在吟詠隱士時，有讚頌隱居不仕者，亦有顯示其出仕之意者，由是則可證上文所論非虛。

“十二月……宋公……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³⁹，可見當時政治之混亂。

如果陶淵明真的是一個不為榮利的隱士，則在此政治混亂的局面，其必然有所感觸乃至應當有吟詠隱士、貧士或貞士的著作。但是我們發現在此段時期，並不見任何關於此課題的吟詠。如果說淵明是擔心政治上的迫害而不敢放言，那麼他更不當與張常侍唱和（〈歲暮和張常侍〉）⁴⁰。從陶淵明這樣的舉措，我們能進一步推斷他有可能是想等待時局相對穩定後再謀求出仕之路。

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劉裕代晉立宋，此時我們看到陶集中的隱士、貞士、貧士等人物又再次湧現出來了。在吟詠貧士方面，此時出現最多人物的莫過於〈詠貧士〉組詩了。〈詠貧士〉七首中，觀其詩意除了其一、二屬於自詠外，其它五首分別吟詠了六個不同的貧士，其中包括了之前給予貶義的榮啓期。

這六位貧士在某種程度上都有著一個共同點，也就是都為安貧守道者。根據《高士傳》的記載，榮啓根自言“貧者，士之常也，死者，民之終也。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⁴¹。而原憲者亦言“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⁴²。再觀黔婁在《高士傳》中亦是一個“修身清節，不求進

³⁹ [宋] 司馬光編著，[元] 胡三省音注：〈晉紀四十〉，《資治通鑒》第八冊，卷一百一十八，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3718-3724。

⁴⁰ 關於此詩所言張常侍為何者，詳見第三章敘述。

⁴¹ [晉] 皇甫謐著：〈榮啓期〉，《高士傳》卷上，[清] 永瑤，收入[清] 紀昀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四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92。

⁴² 〈原憲〉，《高士傳》卷上，頁94。

於諸侯……賜粟三千鐘，欲以為相，辭不受”⁴³者，可見以上三者，在《高士傳》中都為安貧守道者。

詩中提及的黃子廉、袁安、阮公⁴⁴三者亦是如此。為何淵明於前 417 年對貧士給予貶義卻在此時對他們進行褒揚呢？這就有必要看當時淵明所經歷的事情。根據楊勇的〈陶淵明年譜彙訂〉記載，此年發生之重要事項，蓋有二者。一為“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一為淵明友人周續之“至都講禮”。觀〈詠貧士〉組詩中并未見諷刺之意，可知此詩非諷友人周續之而作，由是則必然為受王弘求見所影響。《晉書》言：

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

“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邪！夫謬以不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⁴⁵

我們可以看到陶淵明於此處強調他的歸隱不是為了“潔志慕聲”而是因為“性不狎世，因疾守閒”。根據田曉菲的解釋，他認為“夫謬以不賢”句所指為“這裡陶淵明的意思是說，他本來不是賢人，不想讓王弘因為拜訪自己而得到

⁴³ 〈黔婁先生〉，《高士傳》卷中，頁 98。

⁴⁴ 袁安嚴格而言并不算貧士，或淵明此處所嘉許為其在大雪時，不犯人的舉動。〔南朝宋〕范曄著，〔唐〕李賢等注：〈袁張韓周列傳〉，《後漢書》第六冊，卷四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1518。阮公其人不詳，然觀詩言“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可見亦是安貧守道者。太原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娣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漢〕應劭著，王利器校注：〈愆禮〉，《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頁 152。

⁴⁵ 〈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 2462。

習近不肖的名聲”⁴⁶。所以〈詠貧士〉組詩很可能是淵明拒絕王弘的會面後有所感發之作，觀其詩曰“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正表示他拒絕王弘之舉動，將導致他失去一個出仕或者被救濟的機會。又詩中言“豈忘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貧富常交戰，道勝無戚顏”可見其時他內心實抱有“財富”之追求，故其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以對抗其功利之心，可見淵明非我們所想像般，安於平淡、自然。

雖然我們不知道陶淵明拒絕王弘會面的真正原因，是否與王弘本身對劉宋代立有著重要的作用，故淵明有意避開；亦或是他有意拒絕王弘會見以沽名釣譽，還是正如史傳所言為“性不狎世，因疾守閒”。不管怎樣，我們知道淵明在拒絕王弘不久，吟〈詠貧士〉組詩後⁴⁷，就被王弘戲劇性地以“半道要之”的方法與其相識。而且所謂“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飢”的情況也不再復現，取而代之的乃是“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瞻”⁴⁸的表現。

從上文中，可見淵明的貧士形象乃是跟隨不同的情況而有不同的詮釋，乃至其本身也未必是言行一致。《晉書·隱逸傳》中言陶淵明“不務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⁴⁹，或有其可取之處。至少我們知道流傳至唐代的史料中，有著這樣的記載，且不論此條資料之可信度，至少它提供了另一面向的陶淵明。陶淵明形象是否如此“真”，乃至是否安於農業，還是值得我們進行反思。

⁴⁶ [美]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 72。

⁴⁷ 關於此詩的成詩月份并不明顯，然根據王叔岷的注解，認為此時為秋天。詳見王叔岷箋：《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438-439。

⁴⁸ 〈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 2462。

⁴⁹ 〈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 2462。

第三章：仕與隱的選擇——陶淵明的隱士形象

陶淵明雖然在 405 年辭彭澤歸隱，並於來年的〈歸田園居〉其一言：“復⁵⁰得返自然”。縱觀其歸隱後所論，雖多言及歸田躬耕之況，然亦見“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建功立業意之詩句。而且當我們描述陶淵明晚年之固窮節，不慕榮利時，我們往往忘了他晚年曾多次吟詠與“名”相關題材的詩歌，而當他在吟詠此題材的詩句時，顯然他尚未能對此完全釋懷。

第一節：絕州郡覲謁——論陶淵明晚年宦宦心態

我們能發現陶淵明晚年在 417 至 418 年間與當時的官員來往甚密，其中 418 年間與帶有官職者來往之詩歌就多達四首。⁵¹今人多認為以上與官員來往之詩為淵明與友人之間的唱和，然而此說是值得懷疑的，故下文將對此進行疏解以明其著詩與他們來往之因。

首先，我們先看張常侍⁵²。張常侍者被認為是淵明之友張野亦或為張野之子“張詮”，關於他們的記載只顯示在《蓮社高士傳》中。根據湯用彤對此書的

⁵⁰ 復，一作安。如作“安得返自然”，則淵明歸隱後并非我們想像般“自然”。

⁵¹ 詳參附錄表二。

⁵² 正如前文所言，淵明在 418 年至 419 年間并不言及貧士、貞士與隱士三者可能與當時的政治背景有關，但是觀晉朝政治開始混亂時，實始於 418 年十月至十一月間，除了此首〈歲暮和張常侍〉外，並不影響其它與官員來往之詩，因其時尚未發生“晉兵大敗”之事。而且此詩〈歲暮和張常侍〉經考證并非寫予其友人（詳見下文），如詩為感歎劉裕“幽安帝於東堂而立恭帝”而作，其所著之人非其友，則其動機更讓人懷疑。觀其所著者為常侍，根據晉書的記載為

考證，他認為此書為“妄人雜取舊史採摭無稽傳說而成”雖然此書經“陳舜俞、志磐為之修正，採用舊史。《十八高賢傳》中，當已加入可靠之材料”⁵³然則其書之可信度還是值得懷疑的。而且根據魏晉文化，“士大夫中彼此不稱名而稱官職，以示尊重。但這稱呼必與對方實際官職相符，不得超稱、妄稱”⁵⁴。張野和張詮二者，依據《蓮社高士傳》的記載為“州舉秀才及徵拜散騎常侍，皆不就”，此處的“不就”就顯示了張野張詮并未當此官，故淵明不可能以常侍之職稱之。可知此處所言非淵明友人張野⁵⁵。

緊接著，我們看〈贈羊長史〉詩，此詩詩題下或有小注言為羊松齡，但觀南宋湯漢本并無此注⁵⁶，而學者龔斌亦言小注為後人所加⁵⁷，可見羊長史者非必然為羊松齡。羊長史為羊松齡之說，始於趙宋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⁵⁸而此說於元朝被劉履進一步為之解析⁵⁹，并為後世學者所宗。在他們的論著中都言詩中的“左將軍”指的是朱齡石，唯有近代學者逯欽立對此說產生質疑并提出：

“常為顯職”者。其對一個身居高官者，敘述此事，不得不讓人覺得他有意凸顯己之貞潔。詳見〈職官〉，《晉書》第三冊，卷二十四，頁733。

⁵³ 詳見湯用彤：〈慧遠與彌陀淨土〉，《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臺北：佛光，2001年，頁446。

⁵⁴ 鄧安生：《陶淵明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頁81。

⁵⁵ 觀《陶淵明集》言及官職者如劉柴桑、王撫軍、鎮軍、長沙公，都為其人曾當此官職，淵明始以官名稱之。張野、張詮未曾當散騎常侍，如依淵明著文之常理，則此處所言必非指其二者。

⁵⁶ 湯漢雖無此小注，然在首句注言“羊名松齡”，可見在南宋時，已經認為此詩所言為羊松齡。但竊謂此論未切，詳見下文。[晉]陶潛著，[宋]湯漢注：〈贈羊長史一首并序〉，《宋刊陶靖節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59。

⁵⁷ [晉]陶潛著，龔斌校箋：〈贈羊長史并序〉，《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43。

⁵⁸ “有〈贈羊長史〉詩。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是歲劉裕平關中，松齡以左軍長史銜使秦川”。[宋]吳仁傑著，許逸民校輯：〈陶靖節先生年譜〉，《陶淵明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19。

⁵⁹ “義熙十三年，太尉劉裕伐秦，破長安，送秦主姚泓詣建康受誅。時左將軍朱齡石遣長史羊松齡往關中稱賀，而靖節作此詩贈之。”相比吳仁傑所言此處加上了羊長史為左將軍朱齡石之說。[元]劉履：《選詩補注》卷五，轉引自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103。

據《宋書·朱齡石傳》，“十二年北伐”，朱齡石“遷左將軍，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十四年，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知朱為左將軍乃在建康守衛殿省，如遣使往關中稱賀，必不發自尋陽，陶無由贈之以詩。劉謂羊為朱齡石長史，乃臆斷耳。⁶⁰

逯欽立認為此詩中的左將軍者為檀韻，然而從現存的史料中，不管是檀韻亦或是朱齡石，兩者都未曾提及派遣羊松齡往長安祝賀之事跡。而且回觀最早言及羊長史為羊松齡的〈陶靖節先生年譜〉也論據未詳，觀其先言“長史名松齡，晉史本傳謂與先生周旋者。”而後始言其為長史并“銜使秦川”，并未見以任何史料佐證羊長史為松齡。由是觀之，吳仁傑言詩中為羊松齡者，有可能是因《晉書·隱逸傳》的影響，從淵明有鄉親名羊松齡⁶¹，進而聯想到此處的羊長史為羊松齡。但是這樣的聯想是沒有依據的，正如學者田曉菲所言，這種假設“只是建立在一個共同的姓氏上而已”⁶²。

而在〈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詩中，龐主簿被認為是淵明之鄉親“龐遵”⁶³，而第一個為此論進行解說者始於古直注本，其說為現今學者所採納，故有必要引述其說以明此論之可取與否，其注引《宋書·裴松之傳》言：“‘元

⁶⁰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25。

⁶¹ 詳見〈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2462。

⁶² 詳見[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71。

⁶³ 此處的龐遵（鄉親）被認為與龐通之（故人）為同一人，但是並無資料顯示兩者為同一人，又鄉親未必一定為老朋友，故此處所指是否同一人還是值得商榷的。觀南宋湯漢本，并未言及龐主簿為龐遵，與〈贈羊長史〉中注言“羊名松齡”不同，表明了趙宋之時，龐主簿為龐遵之說，尚未成立。詳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宋刊陶靖節詩》，頁46。而且觀清代陶澍乃至近代丁仲祐之注本提及龐主簿，只言“遵。諸本或無遵字”，未見任何引述，表明了他們對龐主簿為龐遵之說尚存疑惑。詳見[晉]陶潛著，[清]陶澍注：《陶靖節集注》卷二，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頁21。丁仲祐箋注：《陶淵明詩箋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頁61。

嘉三年，分遣大使巡行天下，主簿龐遵使南兗州。’龐主簿，殆即遵也”⁶⁴。這樣的說法也只不過建立於姓氏上的相同而已，與之前的張野、羊長史的情況相同。觀古直之論證，實先入為主以龐主簿為龐遵，而後始尋找材料證明之。又此詩作於義熙十四年（418）與元嘉三年（426）相差八年之遠，故我們不可能得知，在元嘉三年為主簿的龐遵於義熙十四年是否任同樣的官職。可見古直所論之不足取，故我們有理由相信此處所言未必是龐遵。

從上文所論，可得知張常侍者并非淵明友人張野，而龐參軍和羊長史的身份是否為淵明友人也值得懷疑。如果此處的龐參軍并非淵明友人，或正如岡村繁所言“也許是他對仕宦利祿仍然抱有着戀不捨之情”。而且觀其所著述的對象為“‘主簿’（文書長）、或是‘治中’（秘書長），亦即都是江州政廳中樞機關中的官員”，雖然未必如岡村繁所下的結論為“向這兩位高級官僚乞求以擺脫貧窮潦倒的困境”⁶⁵，但極有可能淵明想通過表露自己的“固窮”以達到再次出仕的心願。此詩根據唐代薛易簡的詮釋，他認為陶淵明“今引子期知音事而命篇曰〈怨詩楚調〉，庸非度調為辭，欲被弦歌乎？”⁶⁶，顯示在唐代時期，此詩曾被解讀為陶淵明沽名釣譽之作，只是這樣的詮釋并未受到重視而已。

417 至 418 年間，陶淵明與當時的官員過從甚密，根據晉書的記載，言淵明被“徵著作郎，不就”後，他就“絕州郡謁”⁶⁷，而其徵著作郎之時，依據《宋書》記載為“義熙末”⁶⁸，故其時蓋為義熙十三，十四年間（417-418），

⁶⁴ 古直箋：〈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陶靖節詩箋》卷二，頁 8。

⁶⁵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 96。

⁶⁶ [宋] 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 73。

⁶⁷ 〈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 2462。

⁶⁸ 〈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 2288。

而此時亦正好是淵明與官員來往甚密之時。一方面淵明向外宣佈將“絕州郡觀謁”，另一方面則與當時的官員來往甚密，這樣前後矛盾的情況，不得不讓我們認為淵明此舉有所目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依據《晉書》的記載，其言“玄以歷代咸有肥遁之士，而已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為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讓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為‘充隱’”⁶⁹。再觀《宋書》記載其時的隱士有“（戴顓）以父不仕，復修其業……顓隨兄得聞，非有心於默語”，亦見“郭希林……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⁷⁰者，此處的“業”指的乃是以“隱”為家族事業，可見當時隱士的情況。而淵明身處這樣的環境底下，雖未必如上所言以“隱”為業，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其晚年與身居高職者密切來往有沽名的傾向。

另值得一提的是，學者田曉菲言“陶淵明是第一個反復權衡、討論、解釋和辯護他的退隱決定的詩人”。而且其所著的〈五柳先生傳〉是自傳，其時之人又“以為實錄”，“這說明〈五柳先生傳〉當陶淵明還在世時已經在他的朋友圈子裏或者知道他的人當中流傳了。這篇自傳本身，也就成了作者陶淵明的可見之‘跡’。雖然一開始就宣稱‘先生不知何許人’，〈五柳先生傳〉為作者帶來了不朽的名聲。”⁷¹。從陶淵明多次為自己解釋、辯護乃至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的舉動，或其有沽名之意。

⁶⁹ 〈桓玄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九，頁 2593-2594。

⁷⁰ 關於當時隱士之情況，詳見〈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 2275-2297。

⁷¹ [美]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 61-62。

而且觀其與王弘之間的交往，是否不帶任何利益關係，純屬心交的情況亦值得我們懷疑。王弘為江州刺史之時為義熙十四年（418）⁷²，而《晉書》言其“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元熙中”指的是晉朝最後的年號，為 419 至 420 年間，而此處言為“元熙中”則蓋指 420 年早期。淵明先期是拒絕與王弘會面，故始有“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於半道要之”之事⁷³。而且我們要記得此段時期為淵明“絕州郡覲謁”之時，其卻與當時的高官刺史王弘來往。

再觀淵明先於 420 年拒絕王弘之會面，而後經王弘“半道要之”始與其相識，讓人疑惑的是他卻在短短的一年後應王弘之邀於其辦之餞別宴上送客。而且觀其所送之客，無一不是當時的顯要，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其時將入為太子庶子而謝瞻則為豫章太守⁷⁴。淵明早前既“絕州郡覲謁”，此時卻處處看到他與當時的官員乃至顯貴來往，雖說此宴為王弘所邀，但如他真是無心出席亦可拒絕之，如前其拒見王弘一樣。正如岡村繁所言“其最後兩句決非僅僅是社交辭令”⁷⁵（目送回舟遠，情隨萬化遷），再觀此詩作於 421 年與其顯示出仕之意的〈擬古〉組詩正好作於同一年⁷⁶，故有理由相信淵明往赴此宴與和當時的官員來往有可能為欲為其往後出仕鋪路。

當然以上所言純屬猜測，尚不足證淵明是否有此傾向，由是則有必要再觀詩中所述之隱士是否亦表達如此思想。我們發現淵明雖然對隱而後仕之楊倫、

⁷² “十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王弘傳〉，《宋書》第五冊，頁 1313。

⁷³ 陶淵明拒絕王弘會面，和後與其來往之情況見〈隱逸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 2462。

⁷⁴ 當時有何者出席的考證，各家注本已明言。詳見楊勇校箋：〈於王撫軍坐送客〉，《陶淵明集校箋》，頁 96-97。

⁷⁵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 102。

⁷⁶ 〈擬古〉詩所表現的出仕意，詳見下文。

周續之、竹林七賢⁷⁷給予貶義，然也見其多次提及隱而後仕的“商山四皓”并有效法他們之感⁷⁸。根據《宋書》的記載江州刺史劉柳曾推薦周續之於劉裕，并於其文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⁷⁹，可見其時之人視四皓有輔國功臣之一面。

《史記》亦言他們四人曾為太子獻策謀略⁸⁰，其後又讓劉邦打消廢立太子之事。“四人從太子……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太子劉盈得“彼四人輔之”，最終使劉邦覺得其“羽翼已成，難動矣”打消了廢除太子的念頭。⁸¹，可見四皓在《史記》的記載中存有政治意義。

從商山四皓帶有政治意義的形象，我們再進一步推衍，觀〈飲酒〉其六言“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毀譽。……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又〈桃花源記〉言“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從以上二詩中可知淵明吟詠之四皓實因時亂而隱居，非因新朝之建立，故并不存在反抗新朝之意味，由是淵

⁷⁷ 此處所言的竹林七賢并不包括嵇康，因為嵇康未曾出仕。

⁷⁸ 詳見附錄表二。

⁷⁹ 觀《宋書》先言：“高祖之北伐，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後始言：“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可知此為 416 年淵明著〈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之時。詳見〈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 2280。

⁸⁰ 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漢〕司馬遷著，〔宋〕裴駟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留侯世家〉，《史記》第六冊，卷五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頁 2045。

⁸¹ 〈留侯世家〉，《史記》第六冊，卷五十五，頁 2046-2047。雖然在西晉皇甫謐的《高士傳》中，商山四皓的政治形象已經被弱化，不見其出仕之記載。但是其文中尚言“以待天下定”可見於《高士傳》中，四皓亦非完全超脫人世。而且觀前《宋書》之引文與淵明對史記的熟悉（在〈讀史述九章〉中有小注言其本身“讀史記，有所感而述之”），我們有理由相信淵明此處所用為含有出仕意味的商山四皓。詳見〈四皓〉，《高士傳》卷中，頁 99-100。

明吟詠“商洛匡漢，英業乃昌”的四皓，或有待天下安定後輔助新朝之想法亦未可知。

雖然在另一首提及四皓的〈贈羊長史〉中，淵明曰“駟馬無賁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人乖運見疎”表露出不欲出仕，推崇隱居的想法。然而這樣的說法與前文所論并不矛盾，反而可見其猶豫不決之貌。這種情況正與顯示其出仕之意的〈擬古〉其六相似，其詩言“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可見淵明在這段時間中一直存有仕與隱的掙扎。值得注意的是，四皓在避居時期，曾經作歌言“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若貧賤之肆志”⁸²表明了他們的歸隱之心。正如前文所論，四皓最終還是出仕了。而且觀《史記》言劉邦“輕士善罵”而劉盈“恭敬愛士”，故一者“臣等義不受辱”，一者“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或許淵明所望為如太子劉盈之君也，但不得其人故終不出仕也。

當我們在讚頌淵明晚年之自然，固窮節時，我們往往只注意到他隱居一面而忽略了他亦持有出仕之心。觀其早年所著的〈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言“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的確有歸隱之心，然而我們往往忘了詩中“問津”者指的即是孔子，帶有濟世之意。如果淵明真的是完全能忘懷時事則其必然不會注意是否“無問津”者。而且長沮桀溺兩者也并非完全不理世事者，觀其知“魯孔丘歟”又言“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⁸³則可知之。可見其二者非不理世事者，相反地他們更

⁸² 逯欽立輯校，四皓著：〈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90。

⁸³ 〈長沮桀溺〉，《高士傳》卷上，頁92-93。值得一提的是在嵇康〈聖賢高士傳〉中只言“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不見前一句之記載。雖然此處所增加為從《論語》

傾向於商山四皓般因時亂避世而已。淵明在著〈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言“行者無問津”後，於來年則仕於劉裕討伐逆賊桓玄。而相同的，我們觀淵明417年所著之〈飲酒〉其二十，又提到了“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再次關注問津者的孔子。由是再結合淵明於417年至418年間與有官職者來往甚密的情況看來，則有理由相信淵明此時的確抱有出仕之意。

陶淵明言及的隱士中，亦有顯示出仕之意者。觀〈與子儼等疏〉提及其“感仲儒賢妻之言”⁸⁴又感歎“室無萊婦”⁸⁵，而此兩人根據《高士傳》與《後漢書·列女傳》的記載，一者為其丈夫有出仕之意，卻被妻子相勸而歸於隱居；一者則是因隱居不仕，導致其子“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因而感到“自失”，唯經過其妻勸解後始“屈起而笑”遂終身歸隱。而且此詩據《宋書》的記載為“以言其志”⁸⁶，雖然詩中所述之人物有隱居不仕之“汜釋春”然而亦見達功名者，觀其詩言“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

〈微子〉篇中輯出，但從晉朝皇甫謐增加此段文字的作法，可見晉朝時人對隱士的出處之關注。

⁸⁴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柰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遁。〈列女傳〉，《後漢書》第十冊，卷八十四，頁2782-2783。

⁸⁵ 老萊子……當時世亂，逃世……王於是駕至萊子之門……曰：“守國之政，孤願煩先生。”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樵還，曰：“子許之乎？”老萊曰：“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而鞭撻，可擬以官祿者，可隨而鐵鉞。妾不能為人所製者。”妻投其畚而去。老萊子亦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老萊子〉，《高士傳》卷上，頁91-92。

⁸⁶ 〈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2289。

則可知。而且此詩中多次出現與貧富⁸⁷相關的字眼，與前一年所作之〈詠貧士〉其五言“貧富常交戰”相符，可見淵明晚年之欲出仕亦與其貧苦有關。

我們能發現〈扇上畫贊〉中雖讚頌多名隱士，卻也讚賞有積極入世意之陳仲子，依據《高士傳》的記載為：

楚王聞其賢，欲以為相……仲子入謂妻曰：“楚王欲以我為相。今日為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意可乎？”妻曰：“夫子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出謝使者，遂相與逃去，為人灌園。⁸⁸

此處的陳仲子與前文提及之老萊子與王霸可說為同一類型人物，而陳仲子和老萊子二者更是已答應對方出仕，只是後經妻子干涉才罷免。淵明多次提及此類型人物，可見其晚年實抱有出仕之意，其言“室無萊婦”或為希望有如老萊子、陳仲子之妻的人物勸導他，使他安於隱居。至於淵明既抱有出仕之意，而最終卻不出仕之因，將在下文中進行說明。

⁸⁷ 文中提及“富貴在天、窮達不可妄求、少而貧苦、汝輩釋小家貧、分財無猜、七世同財”。

⁸⁸ 〈陳仲子〉，《高士傳》卷中，頁98。

第二節：陶淵明“不復肯仕”之因辯證

陶淵明晚年是否存在著仕與隱的問題呢？如有，則為何其最終選擇歸隱？通過探討此項問題，有助於我們瞭解陶淵明的為人，可見探討此問題之必要。從前文所論我們能發現淵明於晚年曾思考過出仕的問題，明確提及其出仕之意的詩歌為〈擬古·其六〉，其詩曰：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 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 厭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 稷下多談士，指往⁸⁹決吾疑。 裝束既有日，已與家人辭， 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 不怨道里長，但畏人我欺， 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 伊懷難具道， 為君作此詩。⁹⁰

舊題此詩“前四句興而比，以言吾有定見，而不為談者所眩，似為白蓮社中人也”⁹¹，然則湯用彤於《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已辨之甚明，慧遠與十八高賢立白蓮社之說實為杜撰，其文中更名言“陶靖節與慧遠先後同時。但靖節詩有贈劉遺民、周續之篇什，而毫不及遠公，即匡山諸寺及僧人亦不齒及，則其與遠公過從，送出虎溪之故事，殊難相信也”⁹²，故可知湯漢所言之不可取也。

⁸⁹ 楊勇注本言“彼，一作‘往’”，今據改。〈擬古·其六〉，《陶淵明集校箋》，頁194。

⁹⁰ 此詩為淵明於劉裕篡晉代宋後第二年而作。

⁹¹ 〈擬古〉其六，《宋刊陶靖節詩》，頁112。

⁹² 湯用彤：〈釋慧遠〉，《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449。

此詩實乃仕與隱之間的掙扎，詩中的“樹”為淵明自比，而“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所指的乃是〈讀史述九章〉所言之“易代⁹³隨時，迷變則愚”，谷中樹每年經歷春夏秋冬，時節的更改，實暗喻著易代，而淵明言己亦非“不知時”（時變）之人。又此詩作於 421 年，也就是劉裕篡位後的第二年，故此處的“時”，則當指出仕的時機。而所謂的“臨淄”也即是“稷下之士”所處之地。《史記·田敬仲完世家》記載：“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⁹⁴，故可知當時的稷下之士乃是一些議論政治者。此處的“指”“往”都有前去的意思，既然淵明有意往稷下之士處，也就表示他有意出仕。這裡所謂的“決吾疑”即是斷除心中的疑惑（仕與隱），也就是說淵明要去那里出仕以去除他內心仕與隱的猶豫與疑惑⁹⁵。

關於此詩袁行霈不取湯漢所言，其言此詩乃淵明“於國家之治亂，心中有疑，欲向人求解”⁹⁶。如依其所言，則向人求教心中所惑，又何需“還坐更自思”又“但畏人我欺”，“永為世笑嗤”，可知袁行霈所言不可取。從淵明懼被“欺”、“笑”又“更自思”的情況而言，則可知此詩乃仕與隱之間的掙扎，再觀《宋書·顏延之傳》所記：

⁹³ 楊勇注本言“大，一作‘代’”，今據改。〈讀史述九章（魯二儒）〉，《陶淵明集校箋》，頁 295。

⁹⁴ 〈田敬仲完世家〉，《史記》第六冊，卷四十六，頁 1895。

⁹⁵ 作於來年的〈感士不遇賦〉正可與淵明有出仕之意相互印證。正因其終於決定不出仕，故始會著此賦并言“謝良價於朝市”。而且在 422 年後提及隱士的詩文只有四次（包括〈感士不遇賦〉），相較於前期的大量出現，明顯地減少了許多。竊謂淵明在 422 年後並不再吟詠隱士有可能是他放棄了出仕的念頭，故仕與隱的掙扎不再現於心中，因而不須吟詠隱士以自慰。

⁹⁶ 袁行霈箋注：〈擬古九首〉，《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頁 332。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旨京師，開館以居之。⁹⁷

此處所言的“開館以居之”不正和稷下之士的“皆賜列第”相同乎。從周續之與淵明同為潯陽三隱的關係觀之，則淵明對劉裕禮遇周續之的情況應略知一二，故可推論淵明或受周續之影響而有出仕之意亦未可知。既已知淵明晚年有出仕之意，則可進一步論述淵明“忠於晉室”等說，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宋書·隱逸傳》里，從未有言及淵明不出仕之因為“忠於晉室”，只言淵明：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⁹⁸

我們先看後一句，《宋書》言淵明“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關於這一點，在趙宋之時，宋人因本身歷史背景的局限，故言淵明乃是一個“恥事二姓，忠於晉室”的忠義之士。然則與其說這是淵明本身之形象，倒不如說這是宋人本身創造出來的陶淵明。“宋代士人憂國憂民的濟世熱情，使得他們明顯的感受到外在社會政治的動盪……從而產生一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悲涼感。因此，身處東晉晦暗政局中的陶淵明……特別得到了宋人的理解”，而且言淵明本身“恥事二姓，忠於晉室”也完全符合宋人“餓死事

⁹⁷ 〈顏延之傳〉，《宋書》第七冊，卷七十三，頁1892。

⁹⁸ 〈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2288-2289。

小，失節事大”的道德標準⁹⁹。關於“永初以來唯云甲子”的考辨，宋代僧人思悅已言之甚明¹⁰⁰，故可知沈約此說之不可取。因而蕭統在所著之《陶淵明傳》中亦只取淵明：

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¹⁰¹

從蕭統不取沈約“甲子”論，則可知其對淵明詩文之熟悉。而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沈約亦或是蕭統，兩者在撰寫陶淵明的傳記時，都選擇了淵明“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的說法，從蕭統對陶集的熟悉，我們有理由相信其與沈約所論為實。又前已論證淵明晚年曾有出仕之意，由是可知其打消念頭的原因并非忠於晉室而是因家族關係，門第觀念所造成，故本文將從此點進一步論說，而欲證之則有必要分析淵明本身的門第觀念與劉裕之出身背景。

陶氏家族至淵明時已經沒落，而陶氏又是寒族出身，因陶侃建功立業始得世襲之封，其時之高門望族亦看不起陶氏一族，然則重點是淵明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淵明本身對自己的家世是甚推崇的，淵明曾祖陶侃曾被時人所污蔑，言其“都督八州，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

⁹⁹ 詳見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一個文學接受史個案的分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頁142-143。

¹⁰⁰ 淵明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中有〈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作〉，此年秋乃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即解印綬，賦〈歸去來辭〉。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豈容晉未禪宋前二十年，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以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晉〕陶潛著，〔清〕陶澍注：《陶靖節集注》卷三，頁29。

¹⁰¹ 〈陶淵明傳〉卷四，《昭明太子集》，頁674。

止”¹⁰²，對於這樣的論說，淵明在〈命子〉詩中就為陶侃辯護，言其“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從此點則可見淵明對陶侃之敬仰。而且在〈命子〉詩中，淵明更一一列舉了其先祖之來歷，雖其中言其祖“爰自陶唐”等值得我們懷疑，然則從其追述家世的舉動可見淵明對其家世門第的重視¹⁰³。

又史傳中的兩項記載也正好可論淵明之重門第，觀蕭統〈陶淵明傳〉曰：

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仕。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梁肉，麾而去之。¹⁰⁴

而〈晉書·陶潛傳〉中則有這樣的一段記載：

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於酒米乏絕，亦時相贍。¹⁰⁵

¹⁰² 〈陶侃傳〉，《晉書》第六冊，卷六十六，頁1779。

¹⁰³ 值得一提的是最早言及淵明事跡的《宋書》記載其歸隱之因，為“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里小人”。（〈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2287）而“小人”根據《晉書》〈陶侃傳〉的記載就有著寒族的意味。觀其文曰：“中華人士恥為掾屬，以侃寒宦，召為舍人。時豫章國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為鄉論所歸。侃詣之……吏部郎溫雅謂暉曰：‘奈何與小人共載？’暉曰：‘此人非凡器也’”。〈陶侃傳〉，《晉書》第六冊，卷六十六，頁1768-1769。再觀〈歸去來兮辭〉言“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此句依袁行霈之解釋為“四方之事指當時各地刺史、都督之間及其與東晉王朝間之矛盾戰爭”“諸侯有事，故皆以惠愛人才為德，延覽人才以為己用”。（袁行霈箋注：〈歸去來兮辭〉，《陶淵明集箋注》，頁467）可見其時之諸侯（刺史、都督等）對人才之重視，所以當時或有寒族士人被任用，而此處的督郵有可能就是一個寒族出身的士人，淵明不願為五鬥米折腰，實因其門第優越感作祟。如此推斷正確則可見其甚重門第觀念。

¹⁰⁴ 〈陶淵明傳〉卷四，《昭明太子集》，頁674。

以上兩段的記載，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思考的。為何淵明拒絕檀道濟“饋以梁肉”，相反地卻接受了王弘的“酒米”。而且淵明拒絕檀道濟時，還是在他生活環境最困苦的時候。檀道濟只做過一次江州刺史，其時為元嘉三年。“三年春……夏五月乙未，以徵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¹⁰⁶，而正好在此年“大旱，蝗”¹⁰⁷。淵明在其時就寫下了〈有會而作〉和〈乞食〉兩首詩，其中〈有會而作〉言其“值年災”，所處的情況乃為“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日¹⁰⁸念飢乏”，而在這種情況下淵明竟然還拒絕檀道濟，可見必然有所寄託於里頭。前人多以拒檀道濟言淵明乃是處窮而不改其志，或多持“忠於晉室”之說。

然則此二說都有著他自相矛盾的地方，不管言淵明處窮而不改其志，亦或是忠於晉室，那麼淵明就不應該接受王弘的救濟了。袁行霈就言淵明拒檀道濟乃因“道濟諷其不肯仕宋以致潦倒，且有憐憫救濟之意，招致淵明反感”¹⁰⁹，然則觀傳中所言“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與其說是諷刺憐憫，倒不如說是對淵明的惋惜，而且道濟以“賢者處世”勸勉淵明出仕，言下之意，不正是把淵明歸入賢士的境界乎？如是又何來諷刺之意。再觀〈飲酒·其九〉和檀道濟之事十分相似，然則兩者卻有不同的情況，其詩曰：

¹⁰⁵ 〈陶潛傳〉，《晉書》第八冊，卷九十四，頁2462。

¹⁰⁶ 〈文帝本紀〉，《宋書》第一冊，卷五，頁74-75。

¹⁰⁷ 〈宋紀二〉，《資治通鑑》第八冊，卷一百二十，頁3788。

¹⁰⁸ 楊勇注本言“始，一作‘日’”今改之。楊勇校箋：〈有會而作〉，《陶淵明集校箋》，頁180。

¹⁰⁹ 袁行霈：〈陶淵明年譜匯考〉，《陶淵明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347。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與？田父有好懷。壺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稟氣寡所諧。紆轡誠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相比之下，在〈飲酒·其九〉中，田父乃直接以一種否定和質疑的語氣批評淵明，其曰：“疑我與時乖：‘繼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栖’”，與檀道濟之事相比，田父對淵明的批評實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我們看到淵明和田父的結果不是“靡而去之”相反的是一起飲酒（田父帶來的壺漿），從田父與檀道濟兩者不同的回應中，可見淵明之拒道濟必然有更深一層的寄託，我認為絕大的可能是淵明本身的門第觀念作祟。

關於檀道濟的家世身份，史書並無記載，然觀《宋書》記其為“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¹¹⁰則可知其為庶民，後屢立戰功始為劉宋之大將，史書中亦未見其附庸風雅之一面，可知其必然非貴族出身。相反地“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¹¹¹，可見王弘為望門貴族，從兩者身份不同而產生的結果，則可知淵明乃重門第¹¹²。淵明這樣的舉動在晉朝是一個不足為奇的行為，觀《寒素論》曰：“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視寒素

¹¹⁰ 〈檀道濟傳〉，《宋書》第五冊，卷四十三，頁1341。

¹¹¹ 〈王弘傳〉，《宋書》第五冊，卷四十二，頁1311。

¹¹² 當然我們也不能排除淵明此舉有為其出仕鋪路之意。

之子，輕若仆隸，易如草芥，曾不以爲之伍”¹¹³則可知其時之士族不與寒族之人相交。再觀與淵明時代相距不遠的張敷，亦是如此。其文曰：

中書舍人秋當、週劼並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劼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忽往。”當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遠客！”劼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¹¹⁴

從上引文可見其時之人對門第之重視，乃至同僚亦如是對待。而且淵明這樣的舉動也并非前無古人，觀《世說新語·方正》就記載：“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答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¹¹⁵。高門望族之拒寒族士人為當時的社會風氣，而淵明本身又甚重己之家世，因而可知淵明之拒道濟為門第因素也。如是則可進一步論史傳所言“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然欲論史傳所言，則首先有必要知道劉裕之出身。

劉裕的出身相對而言是較為卑劣，雖然《宋書》記載劉裕乃是“漢高祖弟楚元王交之後”¹¹⁶然則我們知道一個出身低下的統治者一旦得勢必然會編造家世，以顯其正統性。陳寅恪在〈述東晉王導之功業〉就認為劉裕這種“東西晉

¹¹³ [宋] 李昉等編：〈寒素論〉，《文苑英華》第五冊，卷七百六十，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頁3987。

¹¹⁴ 〈張敷傳〉，《宋書》第五冊，卷四十六，頁1396。

¹¹⁵ [南朝宋] 劉義慶著，[南朝梁] 劉孝標注，楊勇校箋：〈排調〉，《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03。

¹¹⁶ 〈武帝上〉，《宋書》第一冊，卷一，頁1。

之間江淮以北避難南來”的士人在晉時只能謂為“次等士族”¹¹⁷，而祝總斌在〈劉裕門第考〉中更以劉裕“曾祖劉混渡江居京口里以下事”，詳考“劉氏家族及其婚姻家族”的仕宦情況，從而得出劉裕家族門第為“低級士族”¹¹⁸。

學者王永平也認為“劉裕的文化素養，不僅與高門士族子弟無法相比，甚至與其共同起事的劉毅等人也不能相提並論。在重視文化的東晉上層社會看來，這是很難容忍的。”而且在當時的高門士族看來，劉裕只不過是“一個典型的乘亂而起的武夫”¹¹⁹。而孫楷第就提及：“說京洛話，寫得好字，作得好詩，能談義，這四樣是士大夫的裝飾品，劉裕一樣也不會”¹²⁰，從以上所言則可知劉裕出身之卑微與其和當時士大夫之不合群¹²¹。然則為何當時的士大夫會歸順於劉裕呢？沈約在《宋書·袁粲傳》就言：“闢運創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¹²²，也就是說當時的士大夫歸順劉裕乃是順應時變，這不正和前詩所言“誰謂不知時”相合乎？

淵明晚年之欲仕劉裕可說是順應其“時”，但是他最後卻放棄了，這和淵明拒絕檀道濟一樣，與劉裕出身寒族的身份有關，而且正如前文所述劉裕對於其時“士大夫的四樣裝飾品”無一知曉，相比於劉裕之無文化素養，淵明則甚重視之，觀其〈移居〉詩則可知，其詩曰：

¹¹⁷ 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頁66。

¹¹⁸ 祝總斌：〈劉裕門第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一月。

¹¹⁹ 王永平：《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頁268。

¹²⁰ 孫楷第：〈劉裕與士大夫〉，《滄州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202。

¹²¹ “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晉紀三十八〉，《資治通鑒》第八冊，卷一百一十六，頁3649。

¹²² 〈袁粲傳〉，《宋書》第八冊，卷八十九，頁2234。

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弊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此處所言的“昔欲居”、“頗有年”則表明了淵明嚮往文化圈子的生活，他在脫離了官宦生活後，雖歸隱田園，然則他并非我們想像的那麼“自然”，其與鄉村農人相處久後亦有厭倦之意，後乃思搬遷至南村這一文化集聚處。以淵明“拙”於人事¹²³的態度觀之，則必然不能接受劉裕之缺失。我們要記得淵明以前曾於劉裕底下當官，袁行霈就認為其時劉裕的“注意力主要在軍事上，還無暇顧及文治”¹²⁴，這樣的舉動勢必讓淵明對其留下不好的印象，覺得他只不過是一介武夫¹²⁵。

從以上所論則可證淵明之不仕實為門第之因素，然則在沈約此段論述底下¹²⁶，其實還蘊藏著淵明本身的顧慮，我們在探討淵明仕隱的問題時也不能忽略當時的社會背景。晉朝對隱士的推崇是很高的，但是他們對隱而後仕者，往往會給予批評。《世說新語·排調》記載謝安在隱居之時，人們言其為“安石不

¹²³ 〈與子儼等疏〉言：“性剛才拙，與物多忤”。

¹²⁴ 袁行霈：〈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陶淵明研究》增訂本，頁 81。

¹²⁵ 關於淵明歸隱的問題，還有一點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袁行霈就言劉裕在“徹底消滅桓玄及其餘黨的勢力”，權利和地位的提高使“不是劉裕嫡系的人在劉裕身邊”處境困難，而淵明是桓玄的舊部，其處境之難可想而知。（袁行霈：〈陶淵明與晉宋之際的政治風雲〉，《陶淵明研究》增訂本，頁 80-81）故此處“更自思”的舉動或許亦帶有身為桓玄舊部的陶淵明對出仕安危的憂慮。觀作於來年的〈感士不遇賦〉言及的李廣、王商都因仕途而送命，賦中又言“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以累己”，可見其對出仕的擔憂。

¹²⁶ 沈約所著為一部史書，陶淵明只不過是史書中的一個人物而已，故沈約不可能把淵明歸隱之因全部寫入文中，竊謂文中所載為其認為淵明歸隱之主要原因，但我們在談論其歸隱之因時，也不能不注意其它周邊問題。

肯出，將如蒼生何”¹²⁷，然則在其“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後，卻招到了冷嘲熱諷。其文曰：

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色。¹²⁸

通過以上這段記載，我們再相比淵明於其詩中所言“還坐更自思”、“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嗤。”兩句，則可知淵明所顧及者，不只是門第因素，其實尚有“名”的問題。淵明雖然在詩文中，多次強調“名”之不足取，然則其亦不可脫離“名”之約束。從此段論述中，我們能發現淵明并非我們想像中那麼“自然”，在其所寫、所行、所思上，其實存在著一種矛盾的張力。正因淵明“絕州郡覬謁”又與帶有官職者來往的矛盾使我對他歸隱之平淡產生質疑，故撰寫此文，以讓我們能更瞭解淵明的真實形象。

¹²⁷ 〈排調〉，《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三冊，頁716。

¹²⁸ 〈排調〉，《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三冊，頁718。

第四章：論陶淵明長壽觀念之演變

從現存陶淵明一百三十多篇詩文中，其中談及生死問題的詩文就占了 48 篇，也意味著這占了《陶淵明集》總詩文的三分之一，可知生死問題，乃是陶集中一項重要課題¹²⁹。當我們把“眼光盯在他那些諸如不為五鬥米折腰的氣節……迷戀田園山水的雅興及詩風的真淳自然”時，往往我們“很少嚴肅認真地探討過他曾嚴肅認真地吟詠過的死亡這一內容”¹³⁰。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根據袁行霈的題解，其言“死前自作祭文，設想自己已死而祭弔之者，實始自淵明”¹³¹，可見淵明對死生課題之重視。關於陶淵明此項課題的論述，前人并未多加留意，唯在近代以來卻多得學者的關注¹³²，在他們的專著中都有繁有簡地論述了陶淵明養生的情況。然則在他們的論著中，往往忽略淵明在追求養生前的思想演變，故本文將就此點進行論述，或可補前人所略。

¹²⁹ 關於陶淵明吟詠生死問題的詩文，詳見附錄表三。

¹³⁰ 詳見戴建業：〈縱浪大化——論陶淵明的生命意識〉，《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武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62。

¹³¹ 袁行霈箋注：〈自祭文〉，《陶淵明集箋注》，頁557。

¹³² 關於此項課題的研究，可參考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吳國富：《陶淵明與道家文化》、范子燁：《悠然望南山——文化視域中的陶淵明》、陳美利：《陶淵明探索》、郭銀田：《田園詩人陶淵明》、李劍鋒：《陶淵明及其詩文淵源研究》。

第一節：先師遺訓，余豈云墜——論陶淵明早期壽命觀

淵明對於壽命的關注在早期的詩歌中已經顯現，〈遊斜川〉序中提及其“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而在詩的開頭更直接以“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言時光流逝之迅速。面對時間的流逝，陶淵明在早期的選擇是以出仕留名於後世為其途徑，觀淵明詩文於 403 至 404 年間就有四首詩提及孔子¹³³之名，其中〈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就言“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而〈榮木〉詩更直言“先師遺訓，余豈云墜”表明了他建功立業之意。

〈榮木〉其詩曰：

采采榮木，結根於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遙，孰敢不至！

此詩開端以榮木之“夕已喪之”，言時間之易逝，進而感歎人生歲月之“有時”，然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詩中乃先以感歎時光為始，卻以進業功名為結，可見淵明早期乃以立功名於後世，為其面對時光流逝之途徑¹³⁴。雖然淵明

¹³³ 孔子象徵儒家濟世之意。

¹³⁴ 觀淵明晚年詩作，提及其早年時有“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的精神，又言他“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從其“好六經”的情況觀之，則其早年受儒家思想，乃至有建功立業的想法亦是正常的。而且在〈雜詩〉其五中，淵明更直接言其“少壯時”曾經“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也就是說淵明在早年曾有展翅高飛，作一番大事之意。

在〈飲酒〉其十九中言其早年乃是“籌昔苦長飢”所以才“投耒去學仕”，然則他是否因貧窮而出仕還是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正如岡村繁所言：

江州府曾召他任主簿¹³⁵……而淵明並未赴任……當時州府召他，他到底是應召抑或拒絕，這都是由他自己決定的。而他終於未赴任。這表明前述他所謂出於家境貧窮而無奈不擇官而任並非事實。¹³⁶

而且學者田曉菲也提及“親老家貧”、“躬耕自資”、“抱羸疾”等描述“都是當時的傳記、書信、個人記述中經常用到的詞語，簡直可以說是‘隱士話語’的一部份”¹³⁷。再者淵明曾仕宦於劉裕與桓玄兩者，而其出仕的這段期間也正是劉裕與桓玄討伐逆賊之時，故我們有理由相信淵明早年并非完全因貧而出仕，某種程度上，淵明早年亦有“猛志”建立功名之意。

這種留名後世以對抗時間流逝的途徑在淵明“質性自然”與“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的擔憂下，終於因淵明的歸隱而宣告終結¹³⁸。觀其〈歸去來兮辭〉言：

¹³⁵ 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詳見〈隱逸傳〉，《宋書》第八冊，卷九十三，頁2287。

¹³⁶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56。另詳見此書頁54-55。

¹³⁷ 詳見[美]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66。

¹³⁸ 此處的終結并不是言淵明之後完全不關注“名”的問題，而是說之後在長壽的思考上，“名”不再佔主導地位。淵明之後的詩作亦有對“名”重視的作品如“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也有去名之作如“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我願，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對比上引文中“感吾生之行休”與〈遊斜川〉的“吾生行歸休”可見兩者句法之相似。同樣的感觸下，淵明此時卻有了不同的抉擇，他決定順遂本心，聽任生死。不再因仕途而感到“遑遑”，故其下文曰“富貴非我願”，值得注意的是淵明緊接著言“帝鄉不可期”，如果我們取淵明不求仙之成見，則此處必然言其反對求仙。但細觀其文，確如田曉菲所言“詩人的確渴望仙鄉——只是仙鄉不可獲致罷了”¹³⁹，而且竊謂淵明言“帝鄉不可期”的原因，實與〈連雨獨飲〉詩有關，其詩曰：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茲獨，僂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關於此詩的注解多以“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言淵明之不信神仙，如是則為何淵明得故老贈“飲得仙”之酒時，還要飲呢？如前句真的是反對神仙之說，則其必然會拒絕故老之酒。故我認為此詩正好相反，不是言淵明之反對神仙，而是欲求仙而不可得。

¹³⁹ [美]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 175。

正因“運生會歸盡”故淵明始欲尋找赤松子、王子晉希望能通過他們而得仙。觀《列仙傳·王子喬》言：“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¹⁴⁰再觀《史記·留侯世家》記載，張良¹⁴¹曾言：“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¹⁴²。從以上兩段記載可知王子晉乃因得道者指引而後始成仙，而赤松子本身則是求仙求道者所追隨的，因而詩句所言實為淵明欲求仙而其人已經不可尋，故始會發出“於今定何聞”的感歎。又“乃言飲得仙”句，各家注本¹⁴³多取古直之說，言“《經傳釋詞》：‘乃，異之之辭也。’直案：‘世之求仙者，如嵇叔夜輩，方且以酒為深讐……今故老反以飲酒為得仙，故異之也’”¹⁴⁴，這樣的解說實為因襲前人言淵明不求仙之說而成。觀“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句，實為故老自己所言，意謂故老以酒相贈，并言此酒飲而可成仙。正因求仙之不可得，故在故老贈其“飲得仙”之酒時，才會欣然接受，并“試酌”、“重觴”之。

淵明飲了故老的仙酒後，雖然有“百情遠，忽忘天”的效果，乃至其有“雲鶴有奇翼”的神遊狀態。但是這樣的狀態卻不長久，在酒的效力消失後淵明再次回到了現實（八表須臾還）。這樣的情況使淵明意識到求仙之不可至，進而產生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一種表現，故其始於〈歸去來兮辭〉言“帝鄉不可期”。

¹⁴⁰ 王叔岷校箋：〈王子喬〉，《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65。

¹⁴¹ 晉朝葛洪所著之《抱朴子》言：“留侯張良，吐出奇策，一代無有，智慮所及，非淺近人也，而猶謂不死可得者也，其聰明智用，非皆不逮世人，而曰吾將棄人間之事，以從赤鬆遊耳，遂修道引，絕穀一年……”。《抱朴子》成於晉朝，可見當時之人對張良之接受有求仙之面向。王明校釋：〈至理〉，《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113。

¹⁴² 〈留侯世家〉，《史記》第六冊，卷五十五，頁2048。

¹⁴³ 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龔斌：《陶淵明集校箋》、逯欽立：《陶淵明集》都取此說。

¹⁴⁴ 古直箋：〈連雨獨飲〉，《陶靖節詩箋》卷二，頁11。

第二節：〈形影神〉的提出與求仙之幻滅——

論陶淵明中期對壽命觀的選擇

陶淵明歸隱前本可通過建功立業的途徑來擺脫生命的有限性，其歸隱後，這條途徑也宣告結束。這意味著淵明在歸隱後，面對時光流逝時，是處在一種真空，無寄託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也最容易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淵明歸隱至其作〈形影神〉前，雖未見大量吟詠此題材的詩歌，然則我們還是可以嘗試進行分析其壽命觀之演變。觀〈祭從弟敬遠文〉言：

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常願攜手，寘彼眾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舫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

從上文“余嘗學仕”至“樂飲川界”則可知淵明在歸隱後，大部份的時間都與其從弟相處在一起。但值得注意的是淵明在追憶其與從弟敬遠相處時，除了提及他們相處之樂，還記載了他們平時的交談為“撫杯而言，物久人脆”，也就是感歎時光的流逝。從這點我們再看敬遠在〈祭從弟敬遠文〉中的形象為一個對“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的人，而且從他“絕粒委務……晨採上藥”的舉動觀之，則敬遠者蓋為求仙者。從淵明與敬遠的深交與其早期對求仙之推崇，則其於此時曾受敬遠之影響亦未可知。然則更值得注意的是，淵明在〈歸去來兮

辭〉直言其將“聊乘化以歸盡”，而且在〈責子〉、〈戊申歲六月中遇火〉¹⁴⁵中，都明顯地可以看到淵明“由化遷”的情況，可見淵明或曾受敬遠求仙之影響，然則此時對壽命的看法還是以“化”為其主導。

既已明瞭淵明前期對壽命觀之看法，則可進一步論述被認為是淵明思想最精要的〈形影神〉。關於此詩的成因，歷來多認為是淵明“針對釋慧遠〈形盡神不滅論〉、〈萬佛影銘〉而發，以反對當時的宗教迷信”¹⁴⁶。然則我們知道陶淵明與白蓮社來往的傳說只是杜撰，并非史實，故言其針對慧遠所論而作此文的推論還是值得商榷的。而且與其說為駁慧遠而作此詩，倒不如說此詩總結了其前期至作此詩間對壽命觀的看法，故詩中所論大致離不開前文所言之留名、求仙與化三方面。

觀此詩序言“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竊謂此詩之作或與淵明從弟有關，淵明從弟敬遠為“惜生”求仙者，卻不得長生而落得早死，故淵明始會對這樣的情況“甚惑”，乃至要“神辯自然以釋之”。〈祭從弟敬遠文〉提及“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此處的“欺”表明了淵明對求仙乃至天道的質疑，故下文才會於〈形影神〉詩中言“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竊疑此詩，或作於敬遠逝世不久後，然無實證，故暫存疑系此詩於義熙九年，與楊勇、逯欽立同。

¹⁴⁵ 〈責子〉：“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戊申歲六月中遇火〉：“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閒”。

¹⁴⁶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陶淵明集》，頁230。

〈形贈影〉詩言：“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與〈影答形〉所言：“存身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¹⁴⁷實為淵明前期對求仙的嚮往¹⁴⁸。而且“每苦拙”、“誠願”句，可見淵明實本有求仙之意，只是不可至而已。而〈影答形〉所言：“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可不自竭”實為淵明早期出仕以留名後世之概念。然則值得注意的是〈神釋〉所言：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為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此詩中提及“彭祖”，根據列仙傳的記載彭祖為“昇仙而去”¹⁴⁹，但此處言其“愛永年”卻“不得住”可見淵明此處所用非取自《列仙傳》，相反地我們對看晉朝葛洪所著之《神仙傳》¹⁵⁰關於彭祖的記載，乃以彭祖自言其“喪四十九妻，失五十四子，數遭憂患，和氣折傷，令肌膚不澤，榮衛焦枯，恐不得度

¹⁴⁷ 竊謂淵明於此處言神仙之不可求，有可能受敬遠之死所影響。（敬遠為求仙者，卻落得早死的地步，觀〈祭從弟敬遠文〉言“奈何吾弟，先我離世”，則可見淵明對其求仙而早逝的情況，感到無奈。）

¹⁴⁸ 唯因求仙之其不可得，故才會提出及時行樂之言。“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¹⁴⁹ 〈彭祖〉，《列仙傳校箋》，頁38。

¹⁵⁰ 根據陳寅恪的考證，得出淵明為溪族，世奉天師道。天師道為道教之一種，提倡追求神仙與長生，故淵明對道教所詮釋的彭祖略知一二亦不足奇。關於淵明為溪族奉天師道之考證，詳見陳寅恪：〈魏書司馬睿傳江東民族條釋證及推論〉，《金明館叢稿初編》，頁89-93。

世”¹⁵¹，此處的不得度世也就是不得超脫塵世為仙，這也意味著彭祖最終將會衰亡。而且《神仙傳》中，彭祖亦言“凡遠思強記傷人，憂恚悲哀傷人，情樂過差傷人，忿怒不解傷人，汲汲所願傷人，戚戚所患傷人，寒暖失節傷人，陰陽不交傷人……”¹⁵²表明“衛生”之難，這和前詩“衛生每苦拙”正相同。

淵明在敬遠死後“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愔愔而盈眼”，而這種狀況正與彭祖所言的“養壽之道，但莫傷之而已”相違。故淵明才會於〈神釋〉中以順應“大化”為要，因唯有這樣才不會“傷吾生”。當然〈形影神〉提出順應“化”的概念，在某方面而言是繼承了淵明歸隱后的主導思想，也就是〈歸去來兮辭〉所言的“聊乘化以歸盡”，但是我們也不能排除敬遠之死對其之影響，敬遠之死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淵明對壽命的長短進行反思，乃至去除了求仙的祈望，而這種情況延續到〈讀山海經〉十三首亦是如此。值得一提的是，當我們在推崇陶淵明的自然，超脫生死之時，我們往往忘了當他言“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¹⁵³時，其實也在言其“養生方法”，只是不取服食藥物等延年益壽的物品而已。從上文所言，則可知〈形影神〉三首一方面受敬遠逝世的影響，另一方面又繼承了前期的思想，可見此詩實概括了淵明中期對壽命觀之看法。

¹⁵¹ [東晉]葛洪著，周啓成注釋：〈彭祖〉，《神仙傳》，臺北：三民，2004年，頁16。

¹⁵² 〈彭祖〉，《神仙傳》，頁20-21。

¹⁵³ 這種養生的方法與彭祖於《神仙傳》所言相符，“委運去”正是指不要被“憂恚悲哀”、“情樂過差”、“忿怒不解”、“汲汲所願”、“戚戚所患”等事之“念”影響，一切順其自然。

第三節：在世無所需，惟酒與長年——

論陶淵明晚年的服食養生與對仙人祈求的矛盾

陶淵明經歷敬遠之死後，不再對仙道有所企望，故寫下了〈形影神〉¹⁵⁴三首顯示了他“由化遷”的養生方法。這種養生方法，隨著時間的流逝，對年老與死亡的憂慮慢慢地使淵明傾向於服食養生之道。觀〈雜詩〉其一至其七都流露出對時間流逝的緊張¹⁵⁵。而且淵明晚年之重服食養生，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其疾病纏身有關，觀其〈與子儼等疏〉言：“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也”則可見其因疾病之侵襲而越發對生命之流逝感到擔心。現存陶集詩文中，最早提及淵明有疾的詩句始於 416 年〈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負痾頽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間，念我意中人”；而在 417 年的〈贈羊長史〉也言：“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從以上詩句，我們能知道淵明在 416 年或更早些曾抱疾，而此疾也一直延續下去并未

¹⁵⁴ 關於〈形影神〉三首，學者陳寅恪以淵明世奉天師道，而推斷此三首詩為淵明從“道家自然之說別有進一步之創見”，創造出“新自然說”，而此新自然說“與嵇、阮之舊自然說殊異……故消極不與新朝合作……無沈湎任誕之行及服食求生之志……而新自然說之要旨在委運任化……既隨順自然，與自然混同。”詳見陳寅恪：〈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金明館叢稿初編》，頁 220-225。陳寅恪所論，近代學者田曉菲就依據時代背景對其進行質疑，其言“順化委運——與《莊子》裏面表達出來的思想毫無二致，而養生求仙之無稽也一直是詩人們詠歌的對象，所謂‘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如此種種，豈能說是陶淵明的‘孤明先發’”。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 278。可見陳寅恪“新自然說”論未必得當，再者淵明從早期之推崇求仙，到此時始對求仙質疑，正因其從弟逝世之影響。而且陳氏言“新自然說”“無服食求長生之志”，亦與淵明晚年求長壽不符。

¹⁵⁵ 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盛年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其一）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其二）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其三）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其四）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其五）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其六）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其七）。

見痊愈，觀作於 425 年的〈答龐參軍〉言其“吾抱疾多年，不復為文，本既不豐，復老病繼之”則可知之。

而淵明詩句中初次言及其採菊服食，與其抱疾之時頗為相近¹⁵⁶。再者菊花對養生保壽有助之觀念在淵明前就有了¹⁵⁷。值得注意的是，學者吳國富在其著作中，就提出了淵明在〈贈羊長史〉一文中所言“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的“紫芝”，在道家文化中就有養生的作用。據《神農本草經·草部》言：

紫芝，味甘，溫……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由此可見紫芝之服食作用，而且吳國富亦言“在道士用於服食長生的藥物中，紫芝是一種上等的仙藥”¹⁵⁸。觀〈贈羊長史〉著於 417 年，與〈飲酒〉其五¹⁵⁹、

¹⁵⁶ 最早提及淵明抱疾的詩為 416 年，而首次言淵明服食的詩落在 417 年間，可見兩者時間之相近。

¹⁵⁷ 魏文帝〈九日與鐘繇書〉就提及：“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清〕嚴可均編輯，曹丕著：〈九日與鐘繇書〉，《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三冊，卷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年，頁 75。）而且觀晉朝葛洪所作《西京雜記》亦記載：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從上所言則可知服食菊花，飲菊花酒有長壽之意，且為當時士人所知。曹海東注釋：〈戚夫人侍兒言宮中樂事〉，《新譯西京雜記》，臺北：三民書局，1995 年，頁 128。

¹⁵⁸ 詳見吳國富：〈菊花泛酒傷人世〉，《陶淵明與道家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頁 142。

¹⁵⁹ “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句正是言採菊服食之意。王瑤注言“相傳服用可以延年，採菊是為服食。《詩經》上說‘如南山之壽’，南山是壽考的徵象”。王瑤編注：《陶淵明集》，《王瑤全集》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年，頁 424。案：晉人傅玄作的《菊賦》言：“服之者長壽，食之者通神”（〔清〕嚴可均編輯，傅玄著：〈菊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四冊，卷四十五，頁 463。）可見晉時確有服食菊花的習慣。我們往往把淵明之採菊視為一種高風亮節的情況，然則如結合當時的歷史語境，則可知在淵明之時，菊會讓人想到延年而不是高風亮節。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下句的南山亦帶有長壽之意，正和菊之意象相符。

其七¹⁶⁰談及採菊花服食、飲菊花酒養生之時正好相符。從上文中我們能發現淵明在抱疾後對養生之重視。

我們能發現淵明早期雖有“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等，豁達面對生死之作。然在 418 年至其臨死前所作的〈自祭文〉中，當他在談及壽命、死生問題時，都不再見早期的豁達，反而有一份對死亡的恐懼¹⁶¹。而這種恐懼亦顯現在〈讀山海經〉中。〈讀山海經〉十三首歷來有著不同的解說，前人有認為其為“眷眷晉室”¹⁶²的，也有言其“寫幽居自得之趣”¹⁶³也有言其“似無深旨”¹⁶⁴者，可說是眾說紛紜，我認為此詩之主題貫穿著長壽與死亡兩項要點。

竊謂〈讀山海經〉其二至其八中所言都與長壽有關¹⁶⁵，而且值得留意在此組詩中，西王母就出現了三次，如果再加上其三的“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希望能託周穆王，以便與西王母見面，則淵明言及西王母者，在七首詩中，已佔其四。淵明多次提及西王母，然而“在《山海經》里，西王母只不過是眾多神靈中的一位”¹⁶⁶，淵明何以對西王母特別推崇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而且《山海經》中的西王母也只是一個“司天之厲及五殘”¹⁶⁷的神仙，并未見賜

¹⁶⁰ “秋菊有佳色，裊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王瑤注言“掇英是爲了服食，相傳服食可以延年”。王瑤編注：《陶淵明集》，《王瑤全集》第一冊，頁 424。案：“掇”有採取之意，而“汎”有浮之意。觀其文意就是採菊花并浸入酒中，而“遠我遺世情”正是其飲後之意，可知此處的確言飲用菊花酒。

¹⁶¹ 唯有作於 420 年的〈詠貧士〉言：“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與淵明追求長壽的想法相互抵觸。詳見附錄表三。

¹⁶² [宋]王應麟著，[清]翁元圻等注，樂保羣、田松青、呂宗力校點：〈評詩〉，《困學紀聞》（全校本）下冊，卷十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頁 1917。

¹⁶³ [元]劉履：《選詩補注》卷五，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頁 288。

¹⁶⁴ [明]張自烈輯：《箋注陶淵明集》卷四，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頁 289。

¹⁶⁵ 此處不把〈讀山海經〉其一列入計算之中，因其一被公認為〈讀山海經〉的總序。另除了其六與長壽無關之外，其它六首都提及與長壽相關之主題。

¹⁶⁶ [美]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頁 139。

¹⁶⁷ [晉]郭璞著，袁珂校注：〈西山經〉，《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頁 50。

予壽命的能力，故可知淵明在著詩時所用蓋非取自《山海經》之典故而是取當時流傳的傳說。西王母在漢朝以來就有著長壽的象徵¹⁶⁸，從淵明閱讀《山海經》乃至聯想到西王母賜壽的傳說，可見其晚年時對長壽的追求。

淵明詩中多次提及西王母，乃至要“託乘一來遊”又要“爰得王母心”，其目的無非是要“惟酒與長年”¹⁶⁹。而且觀其四¹⁷⁰所言“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其八“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無一不與長壽有關，由是可知淵明〈讀山海經〉詩，雖為讀異書所得，然長壽之觀念在其心中一直糾結著。

雖然此詩乍看之下似有遊仙詩之味道，吳國富亦言此詩“是一種遊仙詩”¹⁷¹，然而我們要留意西王母與養生之間的聯繫，正如前文所言，淵明於 417 年始已經有服食菊花、飲菊花酒以延年益壽的習慣¹⁷²，竊謂淵明之推崇西王母或

¹⁶⁸ 《漢書·五行志》言：“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仞佰，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漢]班固著，[唐]顏師古注：〈五行志〉，《漢書》第五冊，卷二十七下之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1476。又《淮南子》亦言：“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何寧集釋：〈覽冥訓〉，《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501。）司馬相如〈大人賦〉亦言：“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清]嚴可均編輯，司馬相如著：〈大人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冊，卷二十一，頁457。）

¹⁶⁹ 此句一作“唯願此長年”，如作此則更顯淵明之欲長壽。

¹⁷⁰ 其四提及“見重我軒皇”。“軒皇”者，指黃帝也。根據《列仙傳》的記載，言黃帝得仙升天。詳見〈黃帝〉，《列仙傳校箋》，頁9。又此詩丹木據《太平御覽》：“山海經曰崑山，山上多丹木，員葉赤莖，黃花赤實，味如飴，食之不饑。丹水出焉，西注於稷澤，其中多白玉。膏其原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其注此句言：“《河圖》云：少室山有白玉膏，服即仙矣”（[宋]李昉等著：〈地部十五·密山〉，《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247）。淵明此處言及黃帝，乍看之下似有求仙之意，然觀黃文煥言：“《經》於丹木只云食之可以不飢，此獨填出可增壽命”。（[明]黃文煥：《陶詩析義》卷四，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297。）案：依據黃文煥的說法，也就說淵明為丹木增加了新的定義（食之壽命長），又詩中并未言及淵明在丹木與白玉膏中將選何者以服食，但觀淵明為丹木確立新意則可見相比於得仙，淵明更希望留在人間獲得長壽。而且這種觀念也并非淵明所獨發，觀葛洪《神仙傳》彭祖條中就言仙人和得道者的分別，其中更以仙人“雖有不亡之壽”但是“皆去人情、離榮樂。有若雀之化蛤，雉之為蜃，失其本真，更守異器。”對他們進行批評。相反地《神仙傳》中的彭祖認為“人道當食甘旨，服輕麗，通陰陽，處官秩，耳目聰明，骨節堅強，顏色和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長在世間……憂喜毀譽不為累，乃可貴耳”。〈彭祖〉，《神仙傳》，頁18。

¹⁷¹ 吳國富：〈菊花泛酒傷人世〉，《陶淵明與道家文化》，頁194。

¹⁷² 此處言其 417 年始有服食養生之習慣，主要取於淵明詩作所言，其之前是否已經有服食養生的習慣，不可得而知之。觀淵明在 417 年大量撰寫養生服食相關的詩作，可見服食養生在此時得到陶淵明的重視。

與其服食菊花有關。西晉名士潘岳在〈秋菊賦〉中就提及：“遊女望榮而巧笑，鸞鷁遙集而弄音，若乃真人採其實，王母接其葩，泛流英于清醴，似浮萍之隨波。或充虛而養氣，或增妖而揚娥。既延期以永壽，又蠲疾而弭疴。”¹⁷³。也就是說連身為神仙的西王母也要“接其葩”以便能“充虛而養氣”“延期以永壽”或淵明之推崇西王母與此有關。可見此詩非求仙、遊仙，而是一組言其養生與壽命觀之詩。

而且我們縱觀〈讀山海經〉其九至其十三，我們能發現詩歌的主題從之前希望神仙賜予長壽轉向了反面的否定，演變成死亡的主題。而這種對死亡的恐懼，於詩中乃從仙境轉向人間，從否定神仙之長生乃至談及人間的喪亡。〈讀山海經〉組詩可用下表以明之：

人間（求長壽——前八首）→半人半神（死亡）→神（形骸化）→神（死亡、化）→人間（迷者——仙境與人間的聯繫）→人間（死亡）¹⁷⁴

從上表中我們能看到淵明乃一步一步從人間轉向仙境又再回到了人間，也就是說淵明從肯定神仙能賜予長壽，慢慢地轉向否定神仙之長生與不死。既然神仙不能長生不死，則向其求壽不亦謬乎？因而淵明乃從神仙之不可求回歸至人間之死亡。

¹⁷³ [清] 嚴可均編輯，潘岳著：〈秋菊賦〉，《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五冊，卷九十一，頁948。

¹⁷⁴ 關於此表的論述詳見下文。

淵明〈讀山海經〉其九、其十多被賦予政治詮釋¹⁷⁵，這樣的詮釋往往是箋注者刻意尋找牽強附會所得到的結果。觀〈讀山海經〉其九絕大可能正如袁行霈所言為“耕種之餘，流觀之間，隨手記錄，未必有政治寄託”¹⁷⁶，但是在流觀之間淵明卻選此神人以記載必然有其選擇之因，可能是夸父之死，一個應當不會死的神人吸引了他的目光。再觀接下來的精衛，根據《山海經·北山經》的記載：

發鳩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鳥焉……名曰精衛……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

女娃遊於東海，溺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於東海。¹⁷⁷

《列仙傳·赤松子》條記載言：“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¹⁷⁸。精衛者，實為仙人也，然此處的仙人卻溺斃而化為精衛鳥，詩中言其“形夭無千歲”蓋指其“化”之事。在此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神仙的衰亡，乃至形體不得長生，可見淵明再次否定了神人的長生。¹⁷⁹而且在下一首詩中，情況更進一步惡化，出現了神仙死亡的記載。

¹⁷⁵ 清代學者邱嘉穗在《東山草堂陶詩箋》就認為陶淵明言夸父與精衛是“借以自況，欲誅討劉裕，恢復晉室內，而不可得”。邱嘉穗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 301。另清代學者陶澍亦持相似之論，其曰：“此蓋笑宋武垂暮舉事。急圖禪代，而志欲無厭。”[晉]陶潛著，[清]陶澍注：《陶靖節集注》卷四，頁 67。

¹⁷⁶ 袁行霈箋注：〈讀山海經十三首〉，《陶淵明集箋注》，頁 410。

¹⁷⁷ 〈北山經〉，《山海經校注》，頁 92。

¹⁷⁸ 〈赤松子〉，《列仙傳校箋》，頁 1。

¹⁷⁹ 關於此詩，後四句多被認為陶淵明在讚頌精衛的“猛志”。逯欽立對此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認為“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是言“女娃既一般是生物，死是無可懷疑的”，更曰後兩句“徒設在昔心，良晨詎可待”為“說徒然設下這種死亡後的想法，復生哪能盼到”。故此詩未

〈讀山海經〉其十一和其十三中描寫了神仙與人世間的衰亡，竊謂此實為淵明把仙境與人間之衰亡相連之詩，而兩者之間的連接主要為其十二的“鴟鵂”¹⁸⁰和“奇鳥”¹⁸¹，灌灌鳥本來是為迷者而生，然而既是迷者又如何能注意到灌灌鳥之呼喚呢？而清醒的君子則不需要灌灌鳥的指引（不以喻君子）。正因迷者不見其呼喚，故始會發生神界中的貳負與臣危殺害窳麻和鼓與欽駮殺害葆江（祖江）的事情，而在人間則有舜之流放共工殺鯀之事；更有管仲向齊桓公進言遠離易牙等小人的建議，卻不被採納，最終落得飢渴交集，不得飲食慘死之下場（仲父獻誠言，桓公乃見猜；臨沒告飢渴，當復何及哉）。

此詩其十一和其十三，兩者仙境與人間的衰亡都與“迷”有關，故其十三始會言“帝者慎用才”而其十一則言“欽駮違帝旨”¹⁸²。可見詩歌乃以仙境與人境相等，也意味著仙境并非我們想像中般美好、祥和，其與人間一樣充滿著殺戮和“迷”的狀態，乃至與人世間一樣不得長生，會死亡。此組詩顯示了淵明一方面因身體的狀況乃至歲月的催逼使他不得不存有向神仙求長壽的期盼，但另一方面理性的思考乃至從弟敬遠追仙早亡的情況又不得不讓他對此期望感到幻滅，表露了他晚年對長壽追求的矛盾。

而這樣的矛盾并不停止於此處，乃至〈讀山海經〉十三首著後兩年還不能釋懷。觀〈九日閒居〉詩言：“世短意恆多，斯人樂永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乍看之下，似乎淵明反對重陽養生之習俗，但是再觀序中言“余閒

必一定是在讚頌精衛之志向，而且如依逯欽立所言則更見淵明晚年對長壽之嚮往與對神仙（女娃）長生之不取，而這樣的詮釋似更可信，因其與此組詩的前後主題相符。逯欽立校注：〈讀山海經十三首〉，《陶淵明集》，頁138。

¹⁸⁰ “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名鴟，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南山經〉，《山海經校注》，頁9。

¹⁸¹ “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南山經〉，《山海經校注》，頁6。

¹⁸² “違帝旨”表明了天帝用人之不當。

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由是可見淵明不正言本身亦是“樂永生”“愛其名”的俗人嗎？從以上論述我們再次看到了淵明對長壽追求的矛盾性，而面對歲月的侵襲，淵明最後唯有“忽爾結轉曰：‘固多娛’、‘豈無成’，強自解免”¹⁸³。

縱觀全文我們能看到陶淵明從早年至晚年對壽命觀之演變，如果我們以為〈形影神〉三首為“淵明一生之心”¹⁸⁴則必然不會發現淵明晚年對養生之重視。李辰冬就是以〈形影神〉為重心，乃言其“四十五歲以後直到老死，轉入到‘無我’的境界，故稱之為‘不覺知有我’的時期”¹⁸⁵。而且當我們抱著淵明不求仙的觀念時，則必然不會發現其早年對求仙的嚮往，與其之後反對求仙之因。故本文就此點進行補充，把陶淵明各個時期壽命觀的追求凸顯出來，並嘗試將其早中晚三個時期的選擇與取向進行連貫，以觀其思想演變之因。雖然立論或有所不切，但還望能對研陶者小有裨益。

¹⁸³ [明] 黃文煥：《陶詩析義》卷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 45-46。

¹⁸⁴ [清] 馬璞：《陶詩本義》卷二，轉引自《陶淵明資料彙編》下冊，頁 36。

¹⁸⁵ 李辰冬認為陶淵明在〈形影神〉表露的思想是與大自然同化，故言此境界為“不覺知有我”。詳見李辰冬：〈陶淵明的境界〉，《陶淵明評論》，頁 71-73。

結語

陶淵明歷來被人們視為一個超俗脫世的隱逸詩人，其不為五鬥米折腰、虎溪三笑、採菊東籬下等事跡為人們所共知，並進而對其投以“真”、“自然”等敬仰與讚美。直到近代以來，始有魯迅對此形象產生質疑，其言“除論客所佩服的‘悠然見南山’之外，也還有‘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類的‘金剛怒目’式”¹⁸⁶。魯迅此論為近代學者所採用，但是研陶者並未進一步對陶淵明的其它形象進行探討。本文可說是延續魯迅的路子，對陶淵明這種脫俗的形象產生質疑，進而以人物與詩文系年的方式進行詳考，顯示陶淵明吟詠隱士、貧士的原因和目的與其晚年之有意出仕相關，否定了陶淵明的傳統形象。

陶淵明的壽命觀是一項值得探討的課題，因為當我們在論述其壽命觀時，都會有意無意地將〈形影神〉三首為視為他思想的最高峰，乃至言其對生死有著豁達的觀念，這樣的論述往往是因未能通觀其詩文所造成的。故本文以編年的方式論述了淵明早年、中年、晚年三期對壽命觀不同的取向，顯示了淵明亦有求仙乃至養生的一面，否定了其豁達面對死生問題的說法。

當然我這裡提及的陶淵明形象並不是一種“定論”，而是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一個鮮少被注意，而又被刻意忽視、排除的另一面向。正如學者岡村繁所言，陶淵明的詩文中“有許多素樸可人之處。因而人們在讀其作品時常常會根據自己的推測而想像作者的理想形象。而事實上淵明的實態卻遠非如此美

¹⁸⁶ 魯迅：〈“題未定”草〉其六，《魯迅全集》第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頁436。

好”¹⁸⁷。如果陶淵明正如我所分析一樣，是一位功利意味濃厚的世俗詩人，那麼我們在評價其作品時，對其投以“自然”、“真”等詞語則有所謬誤，這也是我們在分析其詩文時不可不注意的面向。

¹⁸⁷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頁 127。

參考書目

古籍

1. [漢] 班固著，[唐] 顏師古注：《漢書》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
2. 曹海東注釋：《新譯西京雜記》，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
3. 丁仲祜箋注：《陶淵明詩箋注》，臺北：藝文印書館，2005年。
4. [南朝宋] 范曄著，[唐] 李賢等注：《後漢書》第六、十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5. [唐] 房玄齡等著：《晉書》第三、六、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6. [東晉] 葛洪著，周啓成注釋：《神仙傳》，臺北：三民，2004年。
7. 古直箋：《陶靖節詩箋》，臺北：廣文書局，1974年。
8. [晉] 郭璞著，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巴蜀書社增訂本）
9. 何寧集釋：《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0. [晉] 皇甫謐著：《高士傳》，收入[清] 永瑤，[清] 紀昀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四四八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 [宋] 李昉等著：《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2. [宋] 李昉等編：《文苑英華》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13. [南朝宋] 劉義慶著，[南朝梁] 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修訂本，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14. 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15. [南朝梁] 沈約著：《宋書》第一、五、七、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16. [宋] 司馬光編著，[元] 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第八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17. [漢] 司馬遷著，[宋] 裴駟集解，[唐] 司馬貞索隱，[唐] 張守節正義：《史記》第六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18. [宋] 蘇軾著，[明] 茅維編，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第五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19. [晉] 陶潛著，龔斌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0. [晉] 陶潛著，[宋] 湯漢注：《宋刊陶靖節詩》，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
21. [晉] 陶潛著，[清] 陶澍注：《陶靖節集注》，臺北：世界書局，1998年。

22. [晉] 陶潛著，楊勇校箋：《陶淵明集校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3. 王明校釋：《抱朴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4. 王叔岷箋：《陶淵明詩箋證稿》，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5. 王叔岷校箋：《列仙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26. 王瑤編注：《陶淵明集》，《王瑤全集》第一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7. [宋] 王應麟著，[清] 翁元圻等注，樂保羣、田松青、呂宗力校點：《困學紀聞》（全校本）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8. [宋] 吳仁傑著，許逸民校輯：《陶淵明年譜》，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29. [南朝梁] 蕭統著：《昭明太子集》，收入[清] 永瑤，[清] 紀昀編纂：《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〇六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0. [清] 嚴可均編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第一、三、四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31. [南朝宋] 顏延之著：《顏光祿集》，收入[明] 張溥輯：《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第三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

32. [漢] 應劭著，王利器校注：《風俗通義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33. 袁行霈箋注：《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34. [宋] 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今人專著

1.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編：《陶淵明資料彙編》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2. 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北京：三聯書店，2009年。
3. 戴建業：《澄明之境——陶淵明新論》，武漢：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
4. 鄧安生：《陶淵明新探》，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5. 馮沅君：《中國文學史》，臺北：莊嚴出版社，1982年。
6. [日] 岡村繁著，陸曉光、笠征譯：《陶淵明李白新論》，《岡村繁全集》第四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7. 李辰冬：《陶淵明評論》，臺北：東大圖書，1991年。
8. 梁啟超：《陶淵明》，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9. 劉大傑：《中國文學發展史》上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根據1962年版重印）。
10.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11. 魯迅：《魯迅全集》第六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12. 羅秀美：《宋代陶學研究：一個文學接受史個案的分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年。
13. 孫楷第：《滄州後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14.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臺北：佛光，2001年。
15. [美] 田曉菲：《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16. 王永平：《東晉南朝家族文化史論叢》，揚州：廣陵書社，2010年。
17. 吳國富：《陶淵明與道家文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18. 吳文治主編：《宋詩話全編》第二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19. 吳雲：《骨鯁處世：吳雲講陶淵明》，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20.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增訂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21. 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22. 鍾優民：《陶學史話》，臺北：允晨文化，1996年。

期刊論文：

1. 吳國富：〈九十年代陶淵明研究的新擴展〉，《九江師專學報》，2001年增刊。
2. 夏正亮：〈近十年（1999-2009）陶淵明接受研究綜述〉，《九江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三期。
3. 鍾優民：〈世紀回眸，陶壇百年〉，《社會科學戰線》文藝學研究 2001年第二期。
4. 祝總斌：〈劉裕門第考〉，《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一月。

附錄

表二：《陶淵明集》人物分類

1.) 隱士（長隱）

人物 ¹⁸⁸	篇名	詩句	年份 ¹⁸⁹	年齡
長沮、桀溺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401	37
長沮、桀溺	勸農	沮溺結耦。	403	39
長沮、桀溺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其二	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	403	39
長沮、桀溺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獲早稻	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	410	46
長沮、桀溺	飲酒·其二十	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	417	53
長沮、桀溺	扇上畫贊	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	420	56

¹⁸⁸ 此處的人物排列以出現兩次或以上而又最早出現的人物為主，將把同一人物放置一起，之後才列入另一人物。而只出現過一次的人物，將按照年份列於後頭。

¹⁸⁹ 以下系年皆參照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陶淵明集校箋》，頁 400-467。

荷蓀杖人	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其一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復返。	403	39
荷蓀杖人	丙辰歲八月中下 澗田舍獲	遙謝荷蓀翁，聊得從君栖。	416	52
荷蓀杖人	扇上畫贊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	420	56
楊朱	飲酒·其十九	世路廊悠悠，楊朱所以止。	417	53
楊朱	讀史述九章·張長公	世路多端，皆為我異。	420	56
楊朱	答龐參軍（五言）	楊公所歎，豈惟常悲。	425	61
許詢	晉故征西大將軍長史孟府君傳	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	403	39
許由	示周續之祖企謝景夷三郎	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416	52
劉驥之	桃花源記并詩	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	417	53
陳仲	扇上畫贊	至矣於陵，養氣浩然；蔑彼結駟，甘此灌園。	420	56

鄭敬字次都	扇上畫贊	鄭叟不合，垂釣川湄；交酌林下，清言究微。	420	56
薛包	扇上畫贊	孟嘗遊學，天網時疏；眷言哲友，振褐偕徂。	420	56
周陽珪	扇上畫贊	美哉周子，稱疾閒居；寄心清尚，悠然自娛。	420	56
禽慶	尚長禽慶贊	禽生善周遊，周遊日已遠。	420	56
王霸之妻	與子儼等疏	余嘗感仲儒賢妻之言。	421	57
汜毓，字釋春	與子儼等疏	濟北汜釋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	421	57
老萊子之妻	與子儼等疏	室無萊婦。	421	57

1.1) 仕而後隱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羊仲、求仲、蔣詡	歸去來兮辭	三逕就荒，松菊猶存。	405	41
羊仲、求	與子儼等疏	但恨鄰靡二仲。	421	57

仲				
劉程之， 字仲思	和劉柴桑（潯陽 三隱）	詩題。	412	48
劉程之， 字仲思	酬劉柴桑（潯陽 三隱）	詩題。	412	48
疏廣、疏 受	雜詩·其六	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414	50
疏廣、疏 受	飲酒·其十九	雖無揮金事，濁酒聊可恃。	417	53
疏廣、疏 受	詠二疏	遊目漢廷中，二疏復此舉。	423	59
張摯	飲酒·其十二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	417	53
張摯	扇上畫并贊	張生一仕，曾以事還，顧我不 能，高謝人間。	420	56
張摯	讀史述九章·張 長公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	422	58
召平	飲酒·其一	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	417	53
丙曼容	扇上畫贊	岌岌丙公，望崖輒歸；匪矯匪	420	56

		吝，前路威夷。		
向長	尚長禽慶贊	尚子昔薄宦，妻孥共早晚。	420	56
董仲舒	感士不遇賦	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 ¹⁹⁰	422	58

1.2) 隱而後仕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商山四皓	飲酒其六	咄咄俗中愚，且當從黃綺。	417	53
商山四皓	贈羊長史	路若經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 綺與角，精爽今何如？	417	53
商山四皓	桃花源記并詩	黃綺之商山。	417	53
商山四皓	感士不遇賦	故夷、皓有“安歸”之歎。	422	58
冀缺	勸農	冀缺攜儷。	403	39
周續之、 祖企、謝 景夷	示周續之祖企謝 景夷三郎（周續 之為潯陽三隱）	詩題。	416	52
楊倫	飲酒·其十二	仲理歸大澤。	417	53

¹⁹⁰ 此處以董仲舒害怕招惹禍患而疾免居家，故歸此。

竹林七賢 191	述酒	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	421	57
-------------	----	--------------	-----	----

2.) 貧士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顏回	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其一	屢空既有人，春興豈自免。	403	39
顏回	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作	被褐欣自得，屢空恆晏如。	404	40
顏回	飲酒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417	53
顏回	讀史述九章·七 十二弟子	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420	56
顏回	感士不遇賦	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 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	422	58
榮啓期	飲酒·其二	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	417	53
榮啓期	飲酒·其十一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	417	53
榮啓期	詠貧士·其三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	420	56

¹⁹¹ 此處的竹林七賢并不包括嵇康，因其從未出仕。

黔婁	詠貧士・其四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	420	56
黔婁之妻	五柳先生傳	贊曰：黔婁之妻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	420	56 ¹⁹²
楊雄、柳下惠	飲酒・其十八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 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	417	53
原憲	詠貧士・其三	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	420	56
袁安	詠貧士・其五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	420	56
阮公	詠貧士・其五	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	420	56
黃子廉	詠貧士・其七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	420	56
卜武	述酒	卜生善斯牧，安樂不為君。	421	57
蒙袂者	有會而作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	426	62

¹⁹² 楊勇系此詩於 392 年，淵明 28 歲之時。其以“蕭傳曰：‘淵明少有高趣，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群，任真自得。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下即云‘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為證言“〈五柳先生傳〉作於始仕之前”。楊勇所據之證為蕭傳撰文之順序，然則蕭傳的撰寫順序其實相當慌亂，觀其將檀道濟贈淵明梁肉之事歸入淵明為鎮軍參軍前則可知之。故可知楊勇所據之不可取。而且觀〈五柳先生傳〉有歸結一生之感，不似早年所作。故暫依逯欽立〈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將此詩歸於 420 年，淵明五十六歲時所作。詳見逯欽立校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陶淵明集》，頁 227。

3.) 貞士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伯夷叔齊	飲酒・其二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	417	53
伯夷叔齊	讀史述九章・夷齊	二子讓國，相將海隅；天人革命，絕景窮居。采薇高歌，慨想黃虞。貞風凌俗，爰感懦夫。	420	56
伯夷叔齊	擬古・其八	飢食首陽薇 ¹⁹³ 。	421	57
伯夷叔齊	感士不遇賦	故夷、皓有“安歸”之歎。	422	58
伯夷叔齊	感士不遇賦	夷投老以長飢，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茹薇而殞身。	422	58
屈原	讀史述九章・屈原	詩題。	420	56
屈原	感士不遇賦	三閭發“已矣”之哀。	422	58
賈誼	讀史述九章・屈原	詩題。	420	56
賈誼	感士不遇賦	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	422	58
箕子	讀史述九章・箕	哀哀箕子，云胡能夷！	420	56

¹⁹³ 觀此詩言“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知淵明有意尋找此類型的知己，故此處的伯夷叔齊歸入知己人物里，亦無不可。

	子			
魯二儒	讀史述九章·魯 二儒	詩題。	420	56
田子春	擬古·其二	聞有田子泰，節義為士雄。	421	57
卞和	讀山海經·其十 一	念昔懷玉世，當時數來止。	422	58
李廣	感士不遇賦	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萬邑。屈 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	422	58
王商	感士不遇賦	商盡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 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	422	58
奄息、仲 行、鍼虎	詠三良	詩題。	423	59

4.) 知己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劉孟公、 張仲蔚	飲酒·其十六	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417	53
劉孟公、	詠貧士·其六	仲蔚愛窮居，遠宅生蒿蓬	420	56

張仲蔚		……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		
伯牙、鍾子期	怨詩楚調示龐主 簿鄧治中	鍾期信為賢。	418	54
伯牙、鍾子期	擬古·其八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421	57
管仲、鮑叔牙	與子儼等疏	鮑叔管仲，分財無猜。	421	57
管仲、鮑叔牙	讀史述九章·管鮑	知人未易，相知實難；淡美初交，利乖歲寒。管生稱心，鮑叔必安；奇情雙亮，令名俱完。	422	58
管仲、齊桓公	讀山海經·其十三	仲父獻誠言，桓公乃見猜。	422	58
歸生、伍舉	與子儼等疏	歸生伍舉，班荊道舊。	421	57
莊周、惠施	擬古·其八	路邊兩高墳，伯牙與莊周。	421	57
荊軻	擬古·其八	渴飲易水流。	421	57
程嬰、公孫杵臼	讀史述九章·程杵	詩題。	422	58

張釋之	感士不遇賦	無爰生之唔言，念張季之終蔽	422	58
馮唐、魏尚	感士不遇賦	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納計。	422	58
荊軻、太子丹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423	59

5.) 古帝皇、諸侯、臣子以及聖賢及其門生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唐堯	命子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	391	27
唐堯	時運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404	40
唐堯	感士不遇賦	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	422	58
後稷	勸農	時惟後稷。	403	39
後稷、契	讀史述九章·屈賈	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	420	56
虞舜	勸農	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403	39
虞舜	贈羊長史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417	53
虞舜	讀史述九章·夷	采薇高歌，慨想黃虞。	420	56

	齊			
虞舜	詠貧士・其三	重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	420	56
虞舜	述酒	素礫晶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 高門，重華固靈墳。	421	57
虞舜	讀山海經・其十 三	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	422	58
黃帝	時運	黃唐莫逮，慨獨在余。	404	40
黃帝	贈羊長史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	417	53
黃帝	讀史述九章・夷 齊	采薇高歌，慨想黃虞。	420	56
黃帝	感士不遇賦	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以辭榮。	422	58
三皇	形影神并序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	413	49
三皇	扇上畫贊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	420	56
夏禹	勸農	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403	39
東戶季子	戊申歲六月中遇 火	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	408	44
伏羲、神 農	飲酒・其二十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	417	53

秦始皇	桃花源記并詩	嬴氏亂天紀。	417	53
秦穆公	歲暮和張常侍	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	418	54
五帝	扇上畫贊	三五道邈，淳風日盡。	420	56
無懷氏， 葛天氏	五柳先生傳	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	420	56
伏羲氏	與子儼等疏	自謂是羲皇上人。	421	57
炎帝、帝 魁	感士不遇賦	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 世。	422	58
共、鯀	讀山海經·其十 三	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	422	58
秦始皇	詠荊軻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	423	59
孔子	癸卯歲始春懷古 田舍·其二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 難逮，轉欲志長勤。	403	39
孔子、樊 須	勸農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	403	39
孔子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孔子稱進德修業，以及時也。	403	39
孔子	榮木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	404	40

孔子	飲酒・其二十	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	417	53
孔子	詠貧士・其二	閒居非陳厄，竊有慍見言。	420	56
端木賜	讀史述九章・七 十二弟子	回也早夭，賜獨長年。	420	56
端木賜	詠貧士・其三	賜也徒能辯，乃不見吾心。	420	56
子思 ¹⁹⁴	命子	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391	27
董仲舒	勸農	董樂琴書，田園不覆。	403	39
子夏	與子儼等疏	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421	57

6.) 和官職之人的來往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郭主簿 ¹⁹⁵	和郭主簿	詩題。	402	38
劉裕	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作	詩題。	404	40
劉敬宣或	乙巳歲三月為建 威參軍使都經錢	詩題。	405	41

¹⁹⁴ 以下為聖賢及其門生。另此處的子思是淵明想要其子有成，為寄託理想，故不歸入貧士。

¹⁹⁵ 其人不詳。

為劉懷肅	溪			
舊題為殷 鐵字景仁	與殷晉安別	殷先作晉安南府長史掾。	411	47
戴主簿 ¹⁹⁶	五月旦作和戴主 簿	詩題。	413	49 ¹⁹⁷
舊題為羊 松齡 ¹⁹⁸	贈羊長史	左軍羊長史。	417	53
胡西曹、 顧賊曹 ¹⁹⁹	和胡西曹示顧賊 曹	詩題。	418	54 ²⁰⁰
舊題為龐 遵、鄧治 中 ²⁰¹	怨詩楚調示龐主 簿鄧治中	詩題。	418	54
丁柴桑 ²⁰²	酬丁柴桑	詩題。	418	54
舊題為張	歲暮和張常侍	詩題。	418	64

¹⁹⁶ 其人不詳。

¹⁹⁷ 楊勇系此詩於 401 年，37 歲之時，然觀詩中所言，似非此時所作，暫依逯欽立與龔斌之說，系此年於 413 年，淵明 49 歲之時。逯欽立校注：〈陶淵明事跡詩文系年〉，《陶淵明集》，頁 230。

¹⁹⁸ 關於羊長史為何者，詳見第三章的論述。

¹⁹⁹ 其人不詳。

²⁰⁰ 楊勇系此詩於 403 年，39 歲之時，然觀詩中有“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句，則可知淵明其時無酒可飲，而淵明中年之時，家境尚不至於無酒可飲，故暫依龔斌之說，暫系此詩於 418 年。詳見龔斌校箋：〈和胡西曹示顧賊曹〉，《陶淵明集校箋》，頁 153。

²⁰¹ 關於龐參軍為何者，詳見第三章。鄧治中其人不詳。

²⁰² 其人不詳。

野或張詮 203				
王弘、謝 瞻、庾登 之	於王撫軍坐送客	詩題。	421	57
龐參軍 ²⁰⁴	答龐參軍（五 言）	詩題。	425	61
龐參軍、 劉義隆、 王弘	答龐參軍（四 言）	大藩有命，作使上京。 衛軍參軍。	425	61

7.) 神仙人物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王子晉	連雨獨飲	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	404	40
王子晉	述酒	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	421	57
王子晉	聯句	遠招王子矯。	427	63
彭祖	形影神	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	413	49

²⁰³ 關於張常侍為何者，詳見第三章的敘述。

²⁰⁴ 其人不詳。

彭祖	述酒	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421	57
西王母	讀山海經・其二	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	422	58
西王母	讀山海經・其五	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	422	58
西王母	讀山海經・其七	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	422	58
赤松子	連雨獨飲	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	404	40
范蠡 ²⁰⁵	述酒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	421	57
周穆王 ²⁰⁶	讀山海經・其三	恨不及周穆，托乘一來遊。	422	58
黃帝 ²⁰⁷	讀山海經・其四	見重我軒皇。	422	58
羲和	讀山海經・其六	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	422	58
夸父	讀山海經・其九	夸父誕宏志。	422	58
精衛	讀山海經・其十	精衛銜微木。	422	58
臣危、欽 駮、窳 麻、祖江	讀山海經・其十 一	巨猾肆威暴，欽駮違帝旨。 窳麻強能變，祖江遂獨死。	422	58

²⁰⁵ 久齒，亦即是長生不老之道，又其亦載入《列仙傳》，故此編入神仙人物里

²⁰⁶ 〈讀山海經〉其一，提及他“汎覽周王傳”，故此處所言之周穆王，為神話傳說之人物

²⁰⁷ 黃帝在《列仙傳》中亦有記載，言黃帝得仙升天。詳見〈黃帝〉，《列仙傳校箋》，頁9。

8.) 其他人物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楊王孫	飲酒・其十一	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417	53
楊文孫	自祭文	斂笑王孫。	427	63
寧戚	辛丑歲七月赴假 還江陵夜行塗口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401	37
郭遜、郭立 ²⁰⁸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同郡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君右；常嘆君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弟立，亦有才志，與君同時齊譽，每推服焉。	403	39
庚亮、庚翼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太尉潁川庚亮……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	403	39
褚裒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太傅河南褚裒，簡穆有器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	403	39
桓溫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	403	39
孫盛	晉故征西大將軍	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	403	39

²⁰⁸ 郭遜、郭立二者，史傳未詳載。不知其生平，從此文中但可知二者為當時名士，不知他們曾出仕或歸隱，故將他們歸入此類。

	長史孟府君傳	坐，溫命紙筆，令嘲之。		
司馬聃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君辭以腳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	403	39
謝永 ²⁰⁹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君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會稽人，喪亡，君求赴義。	403	39
羅含、劉耽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生善酣，不愆其意。”光祿大夫南陽劉耽，昔與君同在溫府，淵明從父太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403	39
惠孫	詠貧士·其七	惠孫一晤歎，腆贈竟莫酬。	420	56
鄭詹尹	讀史述九章·屈賈	候詹寫志。	420	56
韓非	讀史述九章·韓非	哀矣韓生，竟死說難。	420	56
儀狄、杜	述酒	儀狄造，杜康潤色之。	421	57

²⁰⁹ 其人事跡不詳，然可知其曾當官，非隱士，故歸入此類。

康				
羊勝	述酒	諸梁董師旅，羊 ²¹⁰ 勝喪其身。	421	57
韓韶	與子儼等疏	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	421	57
張衡、蔡邕	閒情賦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	422	58
董仲舒、司馬遷	感士不遇賦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為之。	422	58
高漸離、宋意	詠荊軻	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	423	59
韓信 ²¹¹	乞食	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426	62
魏甍	自祭文	奢恥宋臣。	427	63

²¹⁰ 楊勇注本言“芋，一作‘羊’”，今據改。〈述酒〉，《陶淵明集校箋》，頁176。

²¹¹ 此詩為感歎自己無力報答對方的救濟，並不是言及韓信身為功臣之一面，故歸入此類。

9.) 家族成員（親人）

人物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陶侃	命子	在我中晉，業融長沙。	391	27
陶侃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君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娶司馬長 沙桓公陶侃第十女。	403	39
陶侃	贈長沙公	余於長沙公為族祖，同出大司馬。	418	54
陶夔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淵明從父大常夔嘗問耽：“君若 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 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403	39
陶夔	歸去來兮辭	家叔以余貧苦 ²¹² ，遂見用於小邑。	405	41
敬遠	癸卯歲十二月中 作與從弟敬遠	詩題。	403	39
敬遠	祭從底敬遠文	從弟敬遠。	411	47
程式妹	歸去來兮辭	尋程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 免去職。	405	41
程氏妹	祭程氏妹文	程氏妹服制再周。	407	43
舒儼、宣	責子	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	406	42

²¹² 家叔蓋為孟府君傳之叔父，太常夔。

俟、雍 份、端 佚、通佟		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舒儼、宣 俟、雍 份、端 佚、通佟	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佟。	421	57
丹朱、御 龍氏、豕 韋氏、陶 叔、陶 舍、陶 青、陶 茂、陶 敏、陶儼	命子	邈焉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 眷予愍侯。……寔寔丞相。 肅矣我祖……於穆仁考……名汝曰儼。	391	27
孟嘉、孟 宗、孟揖	晉故征西大將軍 長史孟府君傳	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空。祖父揖。 淵明從父大常夔嘗問耽：“君若在，當已作公不？”答云：“此本	403	39

		是三司人。”為時所重如此。		
仲德	悲從弟仲德	詩題。	417	53
周訪	諸人共遊周家墓 柏下	詩題 ²¹³ 。	418	54
陶延壽	贈長沙公	長沙公於余為族，祖同出大司馬。	418	54

²¹³ “周家墓”指周訪，與陶家為世姻。

表三：《陶淵明集》中提及生死問題之記載

篇名	詩句	年份	年齡
庚子歲五 月中從都 還阻風於 規林·其 二	當年詎有幾，縱心復何疑！	400	36
遊斜川	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開歲倏五日，吾 生行歸休……未知從今去，當復如何不？中觴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401	37
和郭主 簿·其二	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貞秀姿，卓為霜下傑 ²¹⁴ 。	402	38
挽歌詩 ²¹⁵	其一：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但恨在世時，飲 酒不得足。 其三：幽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 無奈何……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	402	38

²¹⁴ 此詩未提及服食一事。但可知陶淵明之服食菊花養生一事，於早年并未見，直到晚年始有，故亦記錄於此，以顯示特轉變。又古人認為菊等事物有養生作用乃因其能抵抗惡略環境，此處的菊或有此意，故有記錄之必要。

²¹⁵ 楊勇系此詩於427年，淵明63歲臨終前所作。觀詩中言“嬌兒索父啼”，“嬌兒”則可知其子尚幼，不符淵明臨終之時的情況。而〈和郭主簿〉其一有“弱子戲吾側，學語未成音”句，與〈挽歌詩〉之“嬌兒”相符，故暫系此詩於此。又魏晉文人有自挽之習慣，且并非必然於臨終前作，觀淵明早年對時光流逝之敏感，則其著此詩於其38歲時亦不足奇。

榮木	榮木，念將老也。……總角聞道，白首無成。 人生若寄，顛顛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	404	40
連雨獨飲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聞。故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	404	40
雜詩·其十	閒居執蕩志，時駛不可稽……庭宇翳餘木，倏忽日月虧。	405	41
歸去來兮辭	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能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我願，帝鄉不可期。……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405	41
歸田園居·其四	借問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406	42
祭程氏妹文	我聞為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	407	43
己酉歲九月九日	……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萬化相尋異，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409	45

祭從弟敬遠文	<p>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少思寡欲，靡執靡介……心遺得失，情不依世。……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聞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p> <p>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p>	411	47
酬劉柴桑	<p>今我不為樂，知有來歲不？</p>	412	48
形影神并序	<p>序：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p> <p>〈形贈影〉：我無騰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p> <p>〈影答形〉：存身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遊崑華，邈然茲道絕。</p> <p>〈神釋〉：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p>	413	49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p>虛舟縱逸棹，回復遂無窮。發歲始俛仰，星紀奄將中……既來孰不去，人理固有終。居常待其盡……肆志無窾隆。即事如己高，何必升華嵩。</p>	413	49
雜詩·其	<p>其一：人生無根蒂，飄如陌上塵……盛年不重來，一</p>	414	50

一至七	<p>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p> <p>其二：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p> <p>其三：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p> <p>其四：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p> <p>其五：氣力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p> <p>其六：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p> <p>其七：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家為逆旅舍，我如當去客。</p>		
飲酒·其三	<p>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p>	417	53
飲酒·其五	<p>採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p>	417	53
飲酒·其	<p>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汎此忘憂物，遠我遺世</p>	417	53

七	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聊復得此生。		
飲酒·其 十一	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千金軀，臨化消其寶。	417	53
飲酒·其 十五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417	53
還舊居	鄰老罕復遺。步步尋往跡，有處特依依。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撥置且莫念，一觴聊可揮。	417	53
怨詩楚調 示龐主簿 鄧治中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	418	54
歲暮和張 常侍	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民生鮮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醕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撫己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418	54
和胡西曹 示顧賊曹	曄曄榮紫葵；於今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愿及時，每恨靡所揮。	418	54
詠貧士· 其四	一旦壽命盡，弊服乃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不憂。從來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	420	56

	何求。		
述酒	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421	57
與子儼等疏	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聖賢，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曰：“生死有命，富貴在天”……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 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自恐大分將有限也。	421	57
擬古·其七	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歌竟長嘆息，持此感人多。皎皎雲間月，灼灼葉中華，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421	57
感士不遇賦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	422	58
閒情賦	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	422	58
讀山海經	其二：玉臺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 其三：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墟，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洛洛清瑤流；恨不及周穆，托	422	58

	<p>乘一來遊。</p> <p>其四：丹木生何許？乃在峯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豈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p> <p>其五：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p> <p>其七：雖非世上寶，爰得王母心。</p> <p>其八：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遊，壽考豈渠央！</p>		
九日閒居	<p>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於言。世短意恆多，斯人樂久生……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p>	424	60
自祭文	<p>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愒日惜時。存為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捽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遯，從老得終，奚所復戀！</p> <p>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p>	427	63